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古今紀要卷十三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録監生臣張炳

古今紀要卷十三

宋 黃震 撰

唐 五

憲宗 與杜黄裳論藩鎮請制以法度 李吉甫繼相亦主其說

擒劉闢而蜀平 誅李錡浙西平 擒吴元濟淮蔡

平 斬李師道淄青平 魏博田興 賜名弘正 請吏於朝

遣二子及獻德棣二州 幽州劉總專意歸朝廷

自廣德垂六十年兩河二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賦

至是盡遵約束右例平藩鎮事　元稹論賞諫輔太子上嘉

納　謂事有違宜卿宜博論　相裴垍推心委任

戒鄭敬賑南山饑朕不計費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

李絳白居易論諫必從　絳或無所言輒詰所以

盛夏上汗浹衣亦不許絳出曰與卿論天下事乃

樂　減租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買李絳居易　曳倒安國

碑樓因絳言　絳論吐突承璀上稱忠臣　李吉甫于

頔請嚴刑上曰欲朕失人心　嘉崔羣讜言　討淮西無功獨用裴度言平之　用烏重胤言諸道所統支郡兵馬並刺史自領　伊慎以賂中尉求河中貶劉希光以受孫璹求方鎮錢賜死　郄昇平公主獻女口　郄荆南毛龜　罷延齡别庫右從諫明斷處　嘉牛僧孺李宗閔對策切直而以李吉甫言貶考官以吐突承璀討王承宗李絳諫不聽卒無功而赦承宗　欲還承璀先罷絳相　皇甫鎛程异獻羨供俢

用為平章事而裴度崔羣見黜　以李絳居易言付

裴均所進銀器度支而容諭諸道進奉無申御史臺

事在四年是年三月以絳居易言絶進奉而四月有是命是驕侈之心不待晚年始見　至淮

西用兵四方進奉始有助軍賀禮助賞之名　台長

生藥柳泌　迎佛骨　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寖興

右失處　上為陳弘志所弑中尉梁守謙等立太子

相杜黄裳子儀留主朔方懷光矯詔欲亂責之伏罪易置諸將不敢亂　為侍御史延齡惡之十

年不遷　未嘗過叔文　使壻韋執誼請太子監國不從拂衣去　憲宗監國即相之　罷韓全義

力主討劉闢　罷中人監軍專委高崇文兵進
退皆黄裳指授　勸上法度制藩鎮修己任賢執
綱領治其大者以至威行兩河赫然號中興皆黄
裳啓之平蜀平夏翦齊戚蔡達權變有王佐大略
相僅踰年惜未久不究其才二年出鎮河東
除吏不甚別流品　通饋謝無潔白名卒後數年
御史劾其納高崇
文四萬五千緡

袁滋

依元結讀書　處士授校書郎　不署大理覆
罷失平奏　不憚循撫西南夷　華州清簡給
地流民　慈惠不設教條　耆老遮道不得去
上監國時相之適劉闢反使鎮蜀以凡在闢不敢
進　鎮義成七年嚴備推成李師道田李安畏服
料元濟未易討既三年無功揣上意欲言罷兵
聞蕭俛錢徽沮議然更言必勝　使鎮彰義偵賊
元濟為脩慕署用其族滋遂與通好上貶之　遺

令處後事三年　與接者謂見肺肝而
家人不得見喜慍　薄居處飲食纂隸

杜佑

父希望隴西留後吐蕃懼求和　獨不結牛仙
童其後界金者皆得罪　愛重文學　佑以蔭
補　為潤州韋元甫辨處疑獄　德宗命軍興餽
漕得剸決　戶部判度支謂救弊莫若省用省用
則省官乃上議　處把出鎮嶺南開大衢疏析廛
閈以息火災平朱崖黎民　鎮淮南討張愔而出
師應變非所長固境不敢進　決雷陂灌溉斥海
地為田積米五十萬　列營三十士馬整飭四鄰
畏之　寛假僚佐爭權亂政　德宗末同平章事
順宗初兼塩鐵度支叔文副之而專其權　不
助叔文動搖東宮叔文敗舉李巽自副至憲宗初
書讓於巽二年求致仕　度支繁而不綱佑還他
事所屬者職務簡明　黨項亂上疏以為無良邊
臣而然請無興師釋將禁誅求示信誠懷柔之

屢乞致仕朝朔望　雖貴亦夜分讀書　廣劉秩政典三十五篇為二百號通典　平易遜順與物不忤比胡廣而練達文采不及　治亭館會賓客子弟皆奉朝請貴盛為一時冠　精吏治不皎察幹計財賦相民利病而上下之　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為夫人　子悰　孫牧　為相行輩侍主書滑渙鄭餘慶傳

鄭餘慶

德宗末相之奏對多傅經義以漏賑禁衛議貶憲宗復相以叱堂後主書滑渙罷元年五月豎工自小將除司馬執奏開徼幸路朱泚亂後都雉數驚太常肄樂禁鼓奏復之　承詔革品服之濫　遷僕射以宿德進公論浩然歸重　詳定典制引韓愈李程自副增損儀渠號詳衷祭酒請率文吏月俸百之二葺學　行已完潔　祿悉賙親濟急　自奉粗狹至官府乃開廣　謂祿不及

親友而脩僕妾者吾鄙之　每除方鎮憲宗必誡使曰是家貧不可妄求時內史持幢節就第必數百萬緡奏議用古語人訾不適時與從父絪第同坊號南北鄭相

鄭絪　餘慶從父　諫德宗白麻拜竇文場中尉不為順宗草立太子詔曰立嫡當以長　憲宗相之李吉甫譖其漏言於盧從史李絳為解杜黃裳削節度彊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默默居位四年以儒術進守道寡欲所居不為烜赫事以篤實稱世稱耆德

武元衡　武后族孫平一之孫　德宗目送曰真宰相器　順宗時拒叔文　禹錫求判官不與憲宗二年與吉甫同相　素知其堅正有守禮信與它相　破李錡求覲稱疾之奸　蜀新定代高崇文鎮儉已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歸再相吉甫李絳爭事不叶持正無違附　吉甫卒

淮蔡用兵上悉委機政斥承宗

乞赦元濟之請為盜所害

李吉甫

栖筠子　陸贄出為明州長史　贄貶忠州

宰相使吉甫為刺史置怨結懽人服其量

郴饒州視事牙城絶物怪之疑　請絶劉闢朝貢

不許李錡兼鹽鐵及宣歙　專委高崇文平劉

闢　贊討吳元濟　却吐蕃盟及獻地　中書史

滑涣與中人通簿其家得數千萬緡　請刺史不得

擅見本道使　罷諸道歲終巡勾以絶苛斂　命

有司舉才堪縣令者　軍國大事以重書易墨勅

代杜黄裳相欲以進賢報德咨裴垍用其所疏

三十餘人　病藩鎮彊咨請以刺史自為政則風

化可行於是出郎吏十餘為刺史　自王叔文選

任猥冒吉甫始薄其員人得敘進官无留才　度

李錡必反起徐州兵平之　歲除易三十六鎮

殿最分明　元和國計簿大率二户資一兵　惡

牛僧孺等對策言直泣訴之　病留醫夜宿竇羣劾其交通術士訊之無狀羣貶　吉甫固乞免舉裴垍自代　出鎮淮南淮南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萬頃　平津堰洩有餘防不足乞賑江淮兩浙旱　朝廷得失輒以聞　垍病免復召秉政　極言冗食為生人害宿兵八十餘萬商販佛老者十五六勞苦之人三待衣食之人七遂詔省吏員併州縣減仕塗均俸給凡省官八百吏千四百　收都畿佛祠田磑租入寬貧民　擇門閥嫁十宅諸王女　河北險要圖帝張於壁　知回紇入寇之妄　復宥州以格回紇撫黨項　策徙受降城於天德軍增太原兵馬武備完輯　固請自招元濟不許會暴卒　當國經綜政事衆職咸治薦賢褒忠　再相稍修怨六年正月譖罷李藩左遷裴垍罷李正辭翰林　帝知其專權杜黃裳進李絳欲爭殿上帝多直絳　由是有隙　言

天下已太平當為樂絳爭之　言人臣不當强諫君悅臣安絳又爭之　言刑威未振絳又爭之　擢元義方京尹自托於承璀絳出之咎上同年有情之間　請討田懷諫絳以為不必當自歸　畏謹奉法　不忮害　頗大體　論著甚多子德裕

裴垍

賢良第一　藩府交辟不就　鄭瑜珣委校吏部判辟皆實才　疏三十人　李吉甫籍以薦於朝天下翕然稱得人　代吉甫相三年上勵精致治機務多參預　請纒不執　不以中人罪藩臣監軍誣揚於陵　上憚垍戒承璀勿言　奏歛民用省估觀察先稅所在州不足然後稅屬州江淮稍蘇　與李絳言未可討王承宗承璀欲間垍自將討之及無功又請流斥承璀劾嚴綬政一出於監軍　器局峻整雖宿貴不敢干以私　故人求京兆曰公才不稱此官　獎勵諫官使盡言讓嚴休

復不及獨孤郁李正辭孜孜獻納選任精明元和之治百廢脩舉朝無幸人學士時引李絳崔羣同列為相時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時闕
誥引李夷簡御史中丞
由李吉甫薦進 及居中多更其約束吉甫銜之卒無贈給 上怒先見裴武賴李絳得免與李絳奏以李錡家財代浙西賦
五年冬闕 以風疾免

李藩

家饒財務施與數年略盡妻子追咎晏如 杜亞掠令狐運為盜爭不從去之 斥杜兼闔代建封惠誣其臧建封軍德宗詔杜佑殺之色不變佑進見帝怪狀貌曰是豈作亂人拜秘書郎 王紹得君邀相見當即用終不詣 王仲舒置酒為俳說優語一見謝不往 憲宗時給事中制有不便救尾批却 裴垍薦有宰相器遂繼鄭絪相四年三月 忠謹 好答人言 答祈禱之非

財足用　答神仙長年妄誕　塗王鍔兼宰相詔署其左曰不可　沮李吉甫相吉甫譖罷之六年正月才能不及裴垍貫之人物清整是其流亞矣

權德輿

事德宗事已見前　請許王承宗請而擇人代昭義盧從史不從及王師無功又請赦承宗而從從史皆如所料　裴垍病遂相　諫以王鍔兼宰相　上悔流董溪法輕使中使半道殺之　諫以須有司論罪　對治以仁厚為先　善辨論開陳古今覺悟人主　輔相寬和不為察察名相在五年九月　李絳吉甫爭論不敢有所輕重遂罷　考定許孟容蔣乂刊彙格式　三歲知四聲四歲能詩　經術貫綜至老無一日去書　文雅贍公卿王侯皆所銘紀風流醞藉搢紳羽儀　嘗論西漢亡以張禹東漢以胡廣　子璩元和監察御史有美名與高元裕劾李訓傾覆不宜出入禁

中

李絳與裴垍諫取李錡貲因以賜六州代貧民租

奏以度支急遞代中人持赦賜諸道衰饋餉支

答上欲庶幾太宗元宗之間次君臣成敗為連

屏不為承璀作安國寺碑 裴垍獻銀壺請歸

之度支諫出諫官 諫以承璀討王承宗又諫以

開府賞其敗諫分王承宗所鎮不從果反 數論

宦者肆横方鎮進獻 諫就以烏重胤為昭義留

後 乞赦承宗趣立察功 江淮大旱乞貸流亡

出宮女禁嶺南鬻子月餘不賜對謂飽食不言聖

治如何絳或無所論上輒詰所以然 諫上怒居

易不遜 言承璀專横 上獵苑中池絳嘗諫即

返 與帝論任賢 遷戸部獨不獻羨曰臣所掌

皆陛下府庫之物 上出承璀而相之六年冬

李吉甫譖帝威德絳曰文帝時尚云厝火積薪上

謂骨鯁真宰相　諫討魏博已而田興果聽命請以興為節度興感泣　請出禁錢百五十萬犒其軍歡聲如雷成德使者嘆倔强果何益　對朋黨之問　諫疑鄭絪與盧從史通　諫疑諫官謗訕

諫公主妻于頔子　請以王播月進付有司訖絳在位獻不入禁　乞按言江淮水旱不為害者

答不當避嫌不用親故　諫夏上汗浹衣不許絳出曰宮中惟對宦官女子與卿論天下事乃樂與帝言開元天寶治亂　置振武天德營田四千八百頃　乞以神策兵各隸所鎮中人沮之　諫教坊使密詔閱良家子內禁中　足疾求免絳罷而名承璀九年春雖去位猶懷不能已言北虜五可憂華州繫承璀奴　帝戒五坊使至華宜自戢表罷貢鷹　御史大夫率其屬叩延英諫穆宗獵

直道進退望冠一時　文宗詔募兵赴南蠻監軍楊叔元說其軍以將叔募直還為民士怒遇害

張弘靖乞悉力平淮西乃治河朔不從求罷帝後思其言使代承宗承宗款附　從宣武承韓弘虐政代以寛簡　為相簡穆無規拂鎮盧龍簡貴自尊名　朱克融之亂見穆宗

韋貫之　名純　父肇言得失見惡元載　載謂過我當善地處之不往　代宗欲相之卒　貫之為伊闕渭南尉河中澤潞厚幣召皆不應　居貧豆糜自給　京兆李實與同里願識之而薦於上不往為監察御史舉弟纁自代及為補闕纁又代為御史人不謂私與崔羣執宰相杜佑子不可為補闕拾遺　劾罷金忠義不宜汙朝籍權倖側目裴垍三奏事不從啟以進退決請　取上抑浮華先行實流競為息奏禮部侍郎重於宰相為陛下擇宰相者　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不從蔡平如其策　罷段文昌張仲素翰林學士曰學士備顧問不宜專取辭義　責裴度為張宿請銀緋曰奸

倖吾等縱不能斥奈何假以寵宿怨構之與度論兵議頗駁遂罷相　性高簡好別流品又數請罷淮西兵　拾遺郭求中理出貫之湖南　韋顗李正辭韋處厚等皆清正並以黨貶中外大惡宿
　湖南不忍橫歛所獻不中程异意後左遷重厚寡言不為偽辭悅人為相嚴身律下正議裁物
裴均子持萬縑求作銘曰吾寧餓死　生平未嘗通饋遺

裴度

御史論權嬖使切　田弘正效順憲宗遣宣諭魏人懽服　視討蔡諸軍知李光顏成功當國
十年夏討賊益急．始延士大大相見　兵久無功爭乞罷師度流涕誓不與賊皆存親出督戰入條除苛政民始知有生之樂　以蔡牙卒侍帳下　皇甫鎛程异相恥與小人同列極論其奸不聽上印求去亦不聽　上以為朋黨遂不敢秉筆知印故得免禍　遣柏耆說王承宗獻德棣州

詔田弘正討擒李師道　請殺五坊使楊朝汶京
師澄肅用兵事不過山東　答上樹黨曰君子之
徒同德　异鎛構之出鎮河東十四年夏　穆宗
詔討廷湊克融元稹與魏弘簡沮之　罷守東都
諫官交章極論遂召相　移書二叛罷兵將鎮淮
南又交請相度又留相逢吉出之山南　詳見穆宗
廷湊屠牛元　家敬宗羞惋宰相非人用韋處
厚言相之逢吉黨爲非衣小兒謡　諫幸東都
禁亳州聖水　克融執賜衣使邀賜絹遣工助治
東都料其將亡　諫晏朝　定策迎立文宗　辭
度支歸有司　討平李同捷求襲滄景　牛李共
損短罷鎮山南　納臨漢監馬於校以田還襄人
請老不許從東都因治第集賢里作别墅午橋號
綠野堂與居易禹錫相惟不問人間事　開成二
年强起鎮河東曰爲朕卧護北門　諭張元益求
身歸朝　三年病歸　神觀與遠名震四夷外國

問年幾狀貌用否　威譽德業比子儀而用不用
常為天下重輕終始全德史謂晚節頗浮沉為自
安　經目不忘　鎮涇原開屯田立戍限使得
計　子　識　代人入感悅　靈武斥鹵無井誓神得泉
歷六鎮
皆可述

李逢吉　為相十一年春沮裴度淮西功
上覺出之劍南　詳見相穆宗

王涯　以循嘿罷餘
見相穆宗時

崔羣　未冠陸贄擢甲科　中書舍人數讜言　憲宗
詔學士奏議必羣署乃上辭以後有忠直首則
學士不得上言矣　請却田季安助營寺五千緡
為相啟奏平恕十二年秋　請釋李師古没入
妻子皆座請以母老免權長孺死　請還處州苗
積獻羨錢七百萬紓其州下戶賦　諫相皇甫鎛

謂相林甫則治亂已分　答元宗先理後亂由用
相　爭尊號有睿聖則孝德在其中　鑄誣買直
歸怨罷　鎮武寧以王智興得
士心為求節度不報智興遂之

李鄘　陷於懷光刺虛實白之朝　張建封軍亂因監
軍持節往諭禍福出之使復位　不受張愔自
稱留後謝表　鎮鳳翔不謁神策行營詔去其營
兵興之財上諷諸道助軍鄘留淮南一歲儲餘
皆納之朝諸道由是悉索以獻　監軍承璀薦拜
相十三年冬　恥由宦倖進引疾固辭　强直無
私當官峭法操下所至稱治　淮
南七年委軍吏　不任參佐

李夷簡　宗室　鎮山南去褒陽無實戍　西川逐王
頵諭平巒落　去韋皐奉聖樂于頔順聖樂
謂禮樂非諸侯可擅作相十三年春當師道叛以
才不及遜裴度求鎮淮西　以直自閑有終始

皇甫鎛 伐蔡急用度裒會濟師蔡平明年與程异相
十三年秋內聚斂句剝為相朝野駭愕 裴
度恥之極論鎛异奸邪苛刻求去揣 上意欲自娛
數貢羨財陰佐所欲 賂承璀為援 帝排衆論
決任之反謂度朋黨欲損內外官廩佐國用崔植
還詔 貴售內帑繒絲給邊兵裴度以聞 與李
逢吉令狐楚擠度太原 以崔羣重望勁正敢言
逐之湖南 與李道古薦方士柳泌浮屠大通為
長年藥帝以躁怒遇弒 穆宗聽政即
貶崖州死 弟鏞見權寵威極言避之

程异 居鄉稱孝 精吏治 叔文引進由監察御史
為鹽鐵揚子院留後 叔文敗貶 李巽兩税
使厲已竭節革征利舊弊 為鹽鐵轉運使討蔡
時調財江表諭諸帥以羨貢故不加斂而用饒
由錢穀至宰相自以非入望久不敢當印秉筆
西北軍政不治議置巡邊使自請行會卒無留貲

世重
其廉

令狐楚　德棻之後　五歲能辭章　德宗省太原奏必能辨楚所為　軍亂挺刃使草遺奏秉筆輒就色不變士皆感泣名益重　憲宗知制誥尤善牋奏制令每一篇人皆傳諷　皇甫鎛薦為翰林　裴度伐蔡草制不助之罷　他學士不稱旨上思之鎛相使鎮河陽降烏重胤潰卒　鎛薦為相十四年秋又嘗共逐裴度天下疾之　穆宗時營景陵不償傭錢以十五萬緡獻羨怨訴盈路貶諫官論不置　逢吉為相力起楚李紳沮之　不敬宗逐紳使鎮宣武以仁惠治汴遂為善俗循例取到州錢二百萬毀李師古僭制園檻　為吏部不循例從檢校官班　李訓亂將相皆繫神策軍建言內仗非宰相繫所　鄭注奏建搉茶使王涯又議官自治園植茶楚為鹽鐵使廢之　鎮帥

初拜戎服屬仗　開成宴曲江以大臣新誅辭疾且請俯歛　時政在宦官屢疏辭位出鎮山南　外嚴重內寛厚　禮士　星步鬼神進者一不接善撫御治有績　名李商隱助成遺表謂甘露事誅譴者衆請雪威昭洗戒請謚　星隕坐獄

諸臣

白居易

憲宗初與元稹中制科樂府諷時事遂入翰林　久旱與李絳乞免江淮兩賦出宮人絶進奉禁掠買　諫勿受于頔歌舞人　論不當使李師道贖魏徵孫故第　論楊於陵以取牛僧孺直言遭斥盧坦以揖退裴均黜　諫以獻羨加王鍔平章事　與李絳乞却裴均銀器　孫璹以禁衛勞擢節度張奉國以定徐州平李錡功遷金吾乞罷璹進奉國諫天下忠臣　乞免度支久繫囚　諫以承璀討王承宗　諫赦吳少陽為留後　乞亟捕武元衡賊宰相嫌之　或言居易母墮井

而賦新井篇浮華無實行出為州刺史王涯追言
之貶江州司馬托浮屠生死說自適　續廣人箴
諫　穆宗畋游進忠不見聽貶外刺杭州　無事
不言言多見聽當路忌之故多擯斥　復用又皆
幼君　醉吟先生　香山居士與胡杲吉旼等九
人年高不仕者集人繪為九老圖　鷄林賈以其
文售其相國　初與元稹號元白　後與劉禹錫
號劉白　宗閔權勢震赫終不附離　弟敏中
相
宣懿

元稹

母賢而文親授書傳　九歲屬文　十五擢明
經　諫以王叔文王伾輔太子　上即位制科
第一為拾遺　以職諫不得數召見上疏請開諫諍
路因條上十事　教太子　出宮人　封諸王　嫁宗
女　召宰相講政　對羣臣廣聰明　復正衙諫奏
事　許方幅糾彈　禁貢獻　省游畋　諫詔令毋

數易　陳西北邊事　當路者惡出之　監察御史劾嚴礪過賦七刺史皆奪俸　分司東都論奏十餘事　數水驛夜過仇士良不讓中人擊敗其面宰相以年少輕立威貶江陵士曹李絳崔羣居易皆論其枉　積論事忠直剴切一由中人獲譴遂不能固所守至與君子為敵　監軍崔潭峻以其歌詞奏穆宗太悅擢知制誥變詔作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然進非公議士類訾薄積因戒風俗詔歷詆羣有司以逞其憾　入翰林結中人魏弘簡共沮裴度度劾之　未幾相朝野輕笑思立奇節厭人心將使于方言反間廷湊救牛元翼李逢吉誣其刺裴度罷之　然帝憐之以為浙東觀察

奏罷明州貢蚶　召為左丞振紀綱出郎官之尤無狀者七人然無檢望輕公議不右王播沒求輔政不遂　詩與居易號元和體　在越辟竇鞏

天下至工詩　鏡湖秦望之奇益傳號蘭亭絕唱

始言事峭直中廢十年遂喪所守
附宦貴得相總三月　晚彌沮喪

劉禹錫　柳宗元　衛次公 並見順宗

武儒衡 元衡弟　與人交終始一節　論議勁正有風節　疏皇甫鎛剝下　元稹倚宦官知制誥扇排青蠅識之　疾惡太明終不大任將大用令狐楚草制引武后革命事沮之

孔戣 孔子三十八世孫劾李涉投匭救承璀寵側目　京尹翻異李少和坐贓獄崔易簡殺從兄況獄戣慷慨論正　棄岳告信州刺史李位反監軍上變鞫禁中戣以刺史不容係仗內請付有司中人愈怒出之　奏罷明州貢淡菜蚶蛤役人四十二萬　上思之使鎮嶺南免屬州逋十八萬緡米八萬　時給判史俸且倍之約不得貪　禁鬻口存恤士之斥南不得歸者　免蕃舶始至閱貨

之費 不藉海商死者諫討洞蠻果無功

穆宗名 乞老韓愈勸留 又上書留

孔戣 廬從史與承宗田緒相結陰爭不勝則肆言折之以疾歸 李吉甫置揚州幕從史三奏誣之呂元膺爭之 憲宗諭曰非不知戣行用之矣 未幾卒

戡 徐玫助從史跋扈移書譬之乃列上其狀 彭偃為朱泚中書舍人或薦其子戡啟京兆逐之

溫業 戡子 為京兆禱旱曲江 文宗時求外遷白敏中謂同列吾等可少警孔吏部不樂居朝矣

李遜 濠州軍亂劫諭之釋鎧自歸 衡州政最擢浙東觀察 停防福建亂軍之屯 諫峙日聽政鎮忠武當元濟始平嚴約束明賞罰上下咸畏抑強植弱貧富均一所至可紀弟建 德宗

薛存誠 奏罷中人館驛使 瓊林庫藉工徒神策軍誣咸陽尉皆執不下給事中時 劾浮屠鑒

盧倚宦豎奸贓論死詔釋之曰先殺臣江西監軍
告信州刺史李位反一日三表請付御史臺果無
實中丞欽帝謂持憲無易存誠者和
易於人無所不容當官毅然不可奪

薛戎　四十不仕　李衡辟署三返乃應既復歸劉
晃使按馬總罪曰以是待我耶不顧仕正為此
晃囚之得解自放江湖　藩府交奏尹河南承
璀過境無所治迹　縛留府犯令置獄　浙東弛
犯酒及橘未貢先鬻死罪之禁　不尚約束詭名
譽有善歸之所部　居官無灼灼可稱已則懷之
濟親弟
放

呂元膺　蘄州縱囚歲旦省親如期至自是羣盜感愧
避境　同州入對詳明上謂直氣讜言宜留
左右得給事左右　鄂州拜不許夜登城者為大
將　潘孟陽王遂交惡宦除請語辭明枉直　請

觀察使奏部刺史須御史按閱　留守東都不賜
旗甲始此　師道邸兵與山棚竊發指縱部分意
氣閑舒人賴以安　嵩山棚為山河子弟衛宮城山
棚者射獵為業趫悍善鬬　鎮河中中人嚴憚正
色立朝有宰輔望處事裁官人服有體居官終
始無訾閼　執奏帥鎮効察不驗輒斥孔戡傳

錢徽　憲宗獨名言他學士皆高選宜預聞機密　諫
受充名獻帝戒後獻無入右銀臺門　取士不
取宰相段文昌李紳所諉而自取所厚白居易覆
試黜者過半遂貶江州　不肯出紳文昌私書自
直而教子弟焚其書　縱劫貢舡惡少數日舒州
得真盜　以牛田錢百萬代祖　宣歙旱孔戣請
徙領之錢嘆相君江號之治不及知況其他耶
宣麻寒不去位而仆　却韓公武遺錢二十萬
在義不
在官

裴潾　諫伐蔡以中人領使　諫服柳泌丹貶　續文選號太和通選當時之文惟取與遊者

薛苹　吏最拜長安令　號州奏最擢湖南觀察　治行遷浙西　所舍守法度務在安人　綠袍十年至緋乃易居三鎮家不聞聲樂祿賜散親故尤長於詩

崔從　融曾孫縱邛州疑獄俄得真盜　止劉闢反不從募兵自守邛州　吏部一限給選者牒他時以賍先後丐　代裴度中丞彈治不避權幸　薦引取質重廉退　三劾京尹李偸　童騎十數諭承宗泣下歸命　不與用事者不果相　文宗時鎮鄜坊時法繩神策驕軍　不受党項互市之遺　留守東都復宮城列衙見留守之禮　鎮淮南盡除羸利　嚴偉稜稜有風望當立戟終不請無聲妓

崔戎 裴度署參謀 承宗叛諭之泣下聽命 劒南宣撫罷税外薑芋錢以賦錢三之一準緡布優估與民 綏招流亡 華州不受刺史故事私用錢萬緡及去以享軍民擁不得行休傳舍民拘持取其韡夜單騎亡 兖州鎮減奸吏民大喜

楊憑 兄弟有名踵擢進士號三楊 重交遊尚氣節簡傲多怨之 治京兆有績 治第侈禁又幽妓妾謗議頗讙 李夷簡與有隙因劾江西賍及他不法籍其家李絳奏不當同逆人法乃貶臨賀 所善惟徐晦餞之謂權德輿曰臨賀知我今忍遽棄如公為奸邪譛斥又可溺乎夷簡薦為監察御史

閻濟美 浙西簡易 未嘗增賦 罷浙西時違詔貢獻為盧坦所劾上以其在道見詔物無所還

為言之坦

柳晟 從奉天　請入京師說賊黨以攜沮之　上書言吳通玄無辜得免死　討劉闢以闢誅　後鎮山南諭梓州軍皆免胄拜不敢變　因進諂貢獻為盧坦所劾下士樂施　敏辯

李渤 憲宗聘之少室以啓羊說為辭然政有得失輒附奏白昌黎遺書勸之始出家東都每言朝政缺失上討淮西三術又上禦戎新錄起為著作郎以直忤旨分司雖處外表疏凡四十五獻　言均責逃人之賦於未逃人之患　執政惡之謝病歸穆宗召拜考功自宰相蕭俛以下皆升黜之元穎劾其貴直售名出為虔州奏還信州移稅錢二百萬免賦米二萬石廢冗役六千百人遷江州爭度支張平叔及天下逋租　為諫議諫敬宗晏朝　理匭使韋封无閡日以言宦人黜　浚灘水

孤操自將不少衆守節者多尚之

竇羣 兄弟擢進士獨以處士隱毘陵 韋夏卿薦之德宗使副張薦使吐蕃辭 奏劉禹錫扶邪亂政 謂叔文曰君今處李實之勢豈不思路傍復有如君者乎 引呂温羊諤為御史吉甫以躁險持不下遂怨誣吉甫憲宗欲誅羣吉甫救之 出湖南調黔洞築作蠻亂貶 很自用果於復怨將大任名之衆皆懼聞其死乃安兄常牟弟庠鞏皆為郎工詞章為聯珠集義取五星

王播 孤貧刻苦 居官强濟 侍御史時京尹李實表為三原令將折之趣府禮謝 豪强犯法不貸歲終課最實更薦之此全無氣節 御史知雜刺舉不阿 關中飢諸鎮閉糶播以為言三輔不之 李巽領鹽鐵奏為副 京尹禁勳戚馳獵及禁屯佩劍盜賊不能隱皆走 議讞叢繁剖決如

流　淮西饋餉引程异自副兵得无乏　禮部尚書稍賄結宦要　薦皇甫鎛鎛黜播以异代穆宗逐鎛由權倖得相專務將迎無裨益　復失河北衆望不厭　鎮淮南旱歉掊斂民怨　敬宗立以十萬緡謝王守澄復領鹽鐵使諫官交言其奸公議菑不與　文宗立入朝享獻復相不與事四年卒　再領鹽鐵啗權利以正額月進為羨餘淮南還獻玉帶十三銀椀數千帛四十萬　簿領紛積反以為樂　稅茶始貞元至播增十之五李珏傳　播宗造百尺樓亟斂以中帝欲同上

盧坦　杜黃裳使察子弟破產者不行　據理拒監軍干政　笑不與善筍者重職　知監軍與姚南仲不相安避為壽安令　寬賦限曰不過令罰俸兩　劾柳晟山南閻濟美浙西違詔進奉　諫毀李錡祖墓　揖退裴均答以姚南仲守正不交權倖者遂罷　宣歙觀察奏劉闢之親蘇弘為判官

遇飢不抑江淮穀價　中人驗薛謇不獻異馬曰事付有司而又遣宦官有司不足信乎三奏乃止　表韓重華為代北水運使開廢田收粟二十萬　列壁二十益兵三千　上從李絳請以坦開振武天德營田四千八百頃收粟四十餘萬吉甫欲遷受降城爭以磧口制狄之要吉甫出之東川

李絳為相藉為已助半歲而絳亦出　治東川盡覈山澤鹽井榷率之籍　屯兵安州朔望使人存問其家故士感慰不逃　惟收軍吏閏月粮助行營一事為人所非

韓愈

初署宣武　董晉幕晉死依張建封　操行堅正鯁言無忌　自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　有愛在民民以其姓字子因柳澗事上疏言刺史相黨復下遷　才高數黜作進學解執政奇其才改比部　奏憲宗平蔡在斷與不斷執政不喜　或詆與裴均厚左遷

為裴度平蔡行軍司馬　諫迎佛骨賴裴度崔羣免死貶潮州　至潮上表哀謝自言上欲用之皇甫鎛沮之改袁州刺史　潮州驅鰐魚　袁州贖男女為隸沒入者七百餘人　名拜祭酒　穆宗使宣慰王庭湊　李逢吉薦為京尹特詔不臺參以啗丞相李紳劾之臺府由此不協皆罷　終吏部侍郎壽五十七　經指授者皆稱韓門弟子為嫂鄭服朞　文章深探本原卓成一家　原道篇表裏軻雄佐佑六經泰山北斗

孟

郊武康人　少諧合愈一見為忘形交　五十第進士　溧陽尉生投金瀨賦詩曹務廢令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　鄭餘慶守東都署水陸判官鎮興元又署參謀　詩有理致

李

翺字習之　請史官於行狀謚牒惟取大節數條興復太平大略赦淄青生口賊衆懷德一蠲賦

十萬石二却韓弘女樂出李宗奭妻三 若遂俍
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 屏羣邪而不
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 絶進貢寬賦 厚
邊兵 引待制官問時事此六者政之根本 峭
鯁議論無屈 仕不顯怫鬱無所發面斥逢吉移
病 有司白免官逢吉表為廬州 州旱疫寠戶
賣田屋而仍輸賦翺使豪室無得隠貧弱以安
稱栢耆才左遷 從昌黎為文章辭致渾厚亦謚
文 歐公只説韓李不説韓柳
復性書説理 去佛齋文闢佛

張籍和州人 愈薦為博士 名士皆與遊而愈尤
賢重之 性狷直 責愈博簺及為駁雜説義

樂府多警句
終國子司業

皇甫湜新安人 為工部郎中辨急使酒數忤同省
裴度署判官 度修福先寺求碑白居易

怒其舍近飲斗酒援筆立就贈車馬絲繒甚厚又
怒碑字三千字三縑何過我薄　誤字齒兒臂

盧仝　愈愛其詩厚禮之　玉川子
月蝕詩訊元和逆黨愈稱之

賈島　初為浮屠名无本洛陽禁僧午後出為詩自傷
愈憐之教為文累舉進士不第　跨驢苦吟
不避京尹　文宗時坐飛謗貶
武宗時遷司户未受命卒

劉乂　亦節士　放肆為俠行因酒殺人亡命　折節
讀書不俯仰貴人　作冰柱雪車詩歸愈　面
道人短長服義則又彌縫若親屬　持愈金
數斤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為劉君壽

李漢　與鄭注王璠共譖李德裕見德裕傳　敬
宗時波斯獻沉香亭謂此何異瑶臺瓊室

呂溫　與執誼厚因善叔文　副張薦使吐蕃故不與
叔文之敗　藻翰富麗流輩推目　險躁譎詭

而好利 與竇羣羊士諤眤羣為御史薦溫 諤宰相事吉甫持之遂謀逐吉甫誣以陰事 上怒貶道州徙衡州治有善狀

孟簡 不附叔文 為諫議固爭韓泰韓皐復刺史承璀為招討 以倖出為常州 導孟瀆溉田四千頃李遜為浙東觀察抑士族右編人至橫恣簡代遜一反之農估皆受其弊時謂兩失 代崔羣為戶部自意柄任及出鎮山南不樂之簡殺翰其家發簡奸贓嘗遺承璀貲七百萬 工詩 尚義與交者雖歿視卹其孤不衰晚路躁急佞佛過甚

柳公綽 不讀非聖書 再登賢良科 歲歉每飯不過一器曰四方病飢獨能飽乎 裴度尤引重 太醫歲諫遊畋上賞其氣行無閒隙不在大之語 李吉甫出之 詔發鄂岳卒討元濟即自

請行省問其家軍中

感服鄂軍每戰必克

楊於陵 韓滉剛嚴少許可稱為佳壻 滉居宰相避

親不調文書自娛 宣德宗遺詔於太原獻

遺無所受 浙東請出米三十萬賑飢政聲流聞

尹京請減三丁者不得者軍籍由是編民不得

竄北軍橫閭里 豪右大震 憲宗時擢儒賢

良第一宰相惡其直出鎮嶺南 辟置李翺訪得

失 陶瓦易蒲屋 監軍笞吏求其賦吏呼曰楊

公尚拒他方賂遺肯私官錢耶 謂吏部程判別

詔官參考與有司不相謀不知限員於是始詔三

考官止較科目選至常調悉還吏部 請修甲歷

南曹置別簿相檢實 始奏選者納直給符告

居四年凡調三千人 判度支當討淮西用所親

為供軍使餉道乏師敗貶 器量方峻 進止有

常度 節操堅明終始不失其正 時人尊仰

許孟容 剛正之士 尹京捕神策軍李昱使償富人錢詔付軍不從 豪右大震 武元衡死請起裴中丞輔政詳見德宗

段平仲 為諫議力爭承璀不可討鎮州及無功還又乞斬之 尚書右丞朝廷得失未嘗不論奏

世推敢直詳見德宗

溫造 剛正詳見敬宗

盧景亮 上起廢名之 詳見德宗 時以直諫知名者又有王源中嗜酒失上意

潘孟陽 劉晏甥 公卿多父行及外家賓客故被慰薦杜佑度支奏以自副使江淮視財賦并察諸使治否孟陽豪侈從數百人所至會客流連招金錢譽望大喪 後鄭敬宣慰江淮帝以為戒

與武元衡舊復為戶部𡨚葺第舍用度過侈人指恕之

栢耆有縱横學父良器名將志健急名謁裴度說下承宗獻二州諭成德軍信悅以賚錢未至譁議奪李祐降李同捷功諸將忌之貶李祐因之驚疾賜死

李巽杜佑薦代領鹽鐵劉晏後莫能繼巽涖職一年所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又明年增百八十萬緡薦引程异自助計較又精於巽治家亦句檢案牘簿書如公府秋毫無縱疾革亦與省侍者商較功利忌刻所憎輒殺使人致絹於賓參而劾之至死

鎮將馬揔安南都護清廉不撓儒術教其俗夷獠安之建二銅柱於漢故處元濟平為留後淮西獷戾有夷貊風設教令明賞罰風俗一變篤學吏事倥偬書不去前

嚴綬 揚惠琳劉闢反言初即位不可失威 扶風九年寛惠 吏事有方略 荆南降羣蠻 討元濟閉屯彌年 歷三鎮奏辟位將相者九人 鋭進趨 并州報閭鄉尉李達不名飯之怨 德宗時以判官進奉名為刑部員外郎 綱目云綬無他才但能傾府庫以賚士卒賂宦官以結聲援

胡証 脅力絶人未顯時救裴度人謂其俠 為和親使請縣官儉受省費絶鬻官之濫 虜使易胡服又令便道疾驅皆以唐儀自將不辱命鎮嶺南殖財自奉養奴數百營第彌亘號京師高貲

田弘正 父廷玠承嗣從昆弟尚儒不樂軍旅承嗣盜磁相無所回染責悦何苦為叛臣杜門不納憤卒 承嗣愛弘正名興 從容規切軍中賴之諫季安殺罰 懐諫立衆怒迎弘正主軍 約舉六州請吏 憲宗就使鎮魏傳 裴度慰勞軍民存問高年惸獨弘正不覺自失奉上益謹 上

賜名　遣子布討蔡　破承宗　討師道取十二
州以獻　加平章來朝乞留帝曰魏入樂卿之政
四隣畏卿之威為朕長城遂還鎮　欲變承襲舊
風悉遣子姪仕朝榮冠當時　在鎮七年　穆宗
使鎮成德以魏兵自衛度支各具廩魏兵歸　成
德軍亂家屬將吏死者三百餘人書樓萬餘卷

劉茂復　判官以議事盡忠
亂軍皆相戒切犯

田布　平蔡十八戰　弘正徙成德布鎮河陽同日受
命所至省冗將募戰卒寬賦勸穡　穆宗起復
鎮魏博與妻子賓客決而赴鎮　未至二十里跣
足被髮哭入居堊室　凡事將士老者　月俸百
萬不入私門發家錢十萬緡賜軍　度支饋餉不
繼以六州租賦軍軍中謂剝六州肉與鎮冀角死
生怨之　牙將史憲誠嘗異志而魏軍驕悍戰潰
歸憲誠　諸將皆欲行河朔事遂刺心謝君父而

死

李愬 晟子 討元濟為唐鄧節度 承高霞寓敗袁滋無功之後示弱半歲 禽丁士良不殺禽陳光洽而吳秀林降又不殺用其策禽李祐又不殺而襲蔡之謀定 夜半禽元濟不戮一人裴度至櫜鞬以見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謁蔡人聳觀 經略隴右使鎮鳳翔李師道反代其兄鎮武寧旬日踐父兄兩鎮 淄青平進平章事從鎮昭義 代田弘正鎮魏博弘正遇害愬素服令軍衆皆哭 又遣牛元翼寶劍方下令勸兵而病甚還朝卒 儉約 所處惟父時故院 晟克京師愬平蔡皆市不易肆人子奇功近世未有 晚雖忽於取士與鄭注善議者不以掩其賢

高崇文 七世同居　撲重寡言　不通書　不曉朝廷儀　寧州大破吐蕃三萬　杜黄裳薦討劉闢詔出皆大驚卯漏受命辰已出師先是選兵五千常若寇至　禽闢送京　入成都珍貨如山無秋毫犯厭案牘諮判且以蜀優富無事請扞邊效死以使相鎮邠寧舉蜀帑百工自隨　居邠三年戎備整修

承簡 崇文子　從平蔡　鄜城屯田列防虜賊築武宮甞儒官歲時行禮　邢刺代輸

楊元卿 慷慨有術畧容江湖時時高論人謂狂生說吳少陽以君臣大義　謬說元濟厚賜將士困其財　求持表見天子因條虛實請討　家被殺求為刺史及假度支錢裴度不與　蔡平請取帷珍寶帶出為汾州　穆宗使鎮涇原屯田築高垣寇至耕者保垣居六年涇人德之　請齋三月

粮討何進滔　獻文宗粟

二十萬憸巧聚歛結權近

張茂昭　孝忠子父子皆賢　鎮義武　武俊來襲掠

厚謝以止之　入朝言河朔事　德宗竦聽

恨見晚方倚之經北方而帝崩　順宗加平章事

遣之鎮辭女樂曰天子女樂非臣下所宜見況後

日立功之臣何以加之　賜第亦辭　憲宗時五

請入朝　為前鋒討王承宗　數表請舉宗還朝

北鎮間說皆不納　奉兩州符節圖籍歸代

者曰庶後世不為汙俗所染　後復振河中

李光顔　馬燧贈劍　從高崇文平劍南搴旗陷軍出

入若神　鎮忠武平淮獨先諸鎮敗賊矢集

身如蝟敗之小溵河又敗之郾城又大敗之五溝

賊悉銳當之故李愬得乘虛入蔡　敗李師道於

濮陽　復塩州城皆忠武兵自隨　李介亂汴州

朝聞命暮即戎平之　討蔡時韓弘不顧淮西速

平贈名妓撓之光顔返妓嗚咽泣下誓不與賊俱生將卒數萬感泣與兄光進呼大小大夫賜姓本何曲諸部

烏重胤 承玭子 以縛盧從史鎮河陽 討蔡與光顔相犄角大小百餘戰 鎮横海建言河朔能拒命由刺史失權鎮將領兵能作威福遂還所管三州刺史職各主其兵詔行之諸道討庭湊救深州見朝廷號令乖違不敢進出行伍善撫士待官屬有禮名士如温造石洪皆在幕 既殁二十餘人刲股祭之

石洪 隱居十餘年公卿數薦皆不答重胤書幣邀辟欣然戒行

韓弘 宣武全諒死軍中請為節度 汴自劉士寧軍益驕弘一日殺其素恣横者三百人訖去無一

敢肆李師古治道弘得其情而去　遷淮西使扞兩河陰為逗撓聞捷不怡　不禮詔使　元濟平師道誅懼始請入朝得以名位終始天幸始自汴入朝獻馬三千絹五十萬錦綵三萬而汴軍所藏錢百萬絹百餘萬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不可計　莊重寡言　殺人必問法　故師道少誠皆憚之

王智興　驍銳　敗李師道將王朝晏　至穆宗時逐崔羣作亂見後

郗士美　年十二誦五經史記漢書　鎮昭義私廚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頭士美悉去之以廩錢自給　自盧從史日具三百人膳餉牙兵士美曰卒衛衙固職罷之　討承宗威震兩河　時諸軍互相觀望獨士美以軍進矣

曹華 重脩討蔡請自副拔凌雲栅 繼王遂鎮兗海合門饗士誅殺遂者千二百人 以沂地褊徙治兗以鄒魯禮義鄉立學講誦人乃知教成就諸生仕諸朝雖出戎伍而動必以禮 愛重士大夫不貴倨人 廝豎亦待以誠信 鎮人害田弘正請進討 李㝏叛不待命破之

朱忠亮 涇原四鎮節度 本名士明 數軍籍得竄名三十人 收乾没十萬緡 吏白罷不任戰耄卒曰老馬不棄況戰士 涇俗賣子為贖免 築潘原城 為昭義裨將時開田峙糧

于頔 謹七世孫 暴横苛峻 湖州修湖陂 蘇州罷淫祠修澮路 鎮山南屢勝吳少誠升襄州為大都督府有專漢南意 公歛私輸急下慢上擅取鄧州 憲宗立稍懼 乞上三入朝拜平章事請如杜佑月三朝 子敏賂宦者求頔出鎮事露敗績 順聖樂舞 女伎為孫吳順聖樂 謚

厲李愬請更謚王彥威持之曰
勢迫而朝非宿心全晝領已幸

盧從史姦儈　為澤潞督將　善附迎中人即為副大使　父喪獻計誅王承宗即領澤潞而能交承宗　高芻粟直售度支　求兼宰相聚軍與賊通不進兵上使承璀同禽之

李錡鎮浙西不受代欲據江左其下禽送京師斬之見德宗

劉闢擢進士宏詞　佐韋皐府　皐死徼旄節憲宗名之不至就使鎮西川又欲統三川舉兵取梓州以五福太一舍蜀作大樓祈祥　杜黄裳薦高崇文李元奕禽之　檻送京師神策兵曳首以入曰何至是耶自韋皐侈横務蓋藏故闢得因其貲以叛

王鍔賂左右加平章李藩權德輿諫宰相非序進官有吏才工完聚　河東繼范希朝後驟至充

實　納錢二千萬上
欲加平章李絳止之

忠義　**賈直言**　代父飲鴆毒潰足而出　提刀負棺諫師道
見囚　劉悟入釋之　有過必爭故悟得以
臣節光明於朝　穆宗名為諫議羣情灑然稱允
悟固留之　責劉從諫不哭悟表求襲位曰父死
不哭何面目見山東義士耶父提十一州歸
朝為功臣今欲速死耳從諫拜服軍中遂安

孝友　**余常安**　衢人　八歲時父叔為里人謝全所殺
已能謀復讐至十七歲殺全　卒抵死

梁悅　父為秦果所殺悅殺仇詣縣　詔以禮父讐
不同天法殺人必死下議之愈議流循州

李興　刲股　子厚作孝門銘

隱逸　**崔覲**　老無子以田宅財貨分奴婢而隱終南約奴婢
給酒食　鄭餘慶辟置之不曉吏事稱長者文

宗以遺逸名不至矣

循吏韋丹使新羅不受私覿官曰不足于資宜請安有貨官受錢凡使外國者賜州縣十官賣以取貲諫議有直名　諫釋劉闢　容州教耕織興學校城州屯田教種茶麥仁化大洽　江西觀察計口受俸罷八州冗食官陶瓦教瓦屋免火災為陂塘五百九十八　其後宣宗問宰相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言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歿四十年老幼思之　因拜其子宙侍御史

儒學林蘊切諫劉闢磨刃其頸不為變　貽書時相吉甫李絳言其所以事皆當時極弊　嗜酒忤物宰相不用　滄景程權上四州版籍而軍中挾權拒命蘊為陳君臣大義人人釋然　守邵州杖殺其客而籍其妻為倡坐贓流死析姓崔者矜氏族

韋公肅 論再娶當竝祔故事

宦官

王守澄 弑憲宗立穆宗詳見敬宗

吐突承璀 閩人察察有才揣上意請討王承宗擢處置使白居易等諫古無中人位大帥更為招討使上御通化門遣之踰年無功段平仲乞斬之罷為軍器莊宅使孔戣表其奸李絳苦論逐之峽州上為罷絳而復承璀藏詔室地生毛穆宗殺之時諸道貢閹兒閩嶺最多後皆任事時謂閩為中官之區藪

劉貞亮 見順宗

藩鎮

魏博田季安 母死始自恣承璀討承宗季安與承宗約取其一城以獻忍酷幼子懷

諫幼不能事政決於私奴蔣士則軍中推田
立懐諫 弘正留後 弘正以懐諫歸京師 自承
嗣至此四世四十九年 弘
正本名興 詳見前諸臣類

鎮冀王士真 息兵歲貢 元和四年 承宗 求揔留事
死軍中推其子承宗 上不報欲
伺其變更建節度李絳請遣使諭之遂請上德棣
二州詔拜節度而以德棣別立節度承宗拒命
詔承璀討之李絳請併力吳少誠不從 師久無
功承宗上書謝罪詔盡還故地官爵遂無復忌憚
元濟叛因縱火漕院遣盜處處竊發欲反洛陽
上遂合諸鎮兵討之皆觀望不進惟郗士美兵薄
之 元濟平始懼因弘正求歸德棣二州賦 又
詔復官爵以德棣滄景等州置節度鄭權領之
李師道平益奉法表所領州皆丐王官既死弟承
元不敢世為留後詔鎮義成而以田弘正領之

盧龍劉濟　游學京師舉進士　繼劉怦為節度　窮追奚　用裨將譚忠　謀先諸鎮討承宗　而朝廷赦承宗　次子劉總弒之

劉總　夢父兄為祟因削髮為浮屠　譚忠又說之歸朝遂乞割所治為三詔賜浮屠服榜其第為佛祠唯分瀛莫置觀察　穆宗初卒

淄青李師道　師古弟憲宗初師古卒家奴立之　上未暇討以為副大使　自正已以來雖外奉命而內引亡命　佯助王師而援蔡燒河南積聚遣兵襲東都使人殺武元衡　聞蔡軍敗大懼遣使歸順　既而悔之詔諸鎮進討其大將劉悟斬之獻首京師初師古知師道必敗劉悟後必貴敗我家

凡傳五世而滅

橫海程權 詔繼鎮入朝罷禮遣歸鎮淮西平懼丐入朝固辭軍政詔鎮邠寧宗族奉朝請宿衛以王承宗所尚德棣益橫海為四州而以鄭權鎮未幾為李全畧所得

彰義吳少誠 元和四年死 吳少陽 少誠邀養為弟少誠死殺少誠子自為留後憲宗方討承宗因授之九年死 吳元濟 匿喪自表主兵董重質勸之結李師道橫行天下既不得請乃悉兵四出帝命裴度討之李愬禽之獻京師韓愈碑多歸度功愬妻訴愈文不實詔斲其文更命段文昌為之凡三世滅

穆宗 荒昵不恤國事在位四年 貶錢徽李宗閔 德裕以宗閔僧孺嘗對策譏其父吉甫恨之各為朋黨相傾軋垂四十年 元稹結魏弘簡求為相從中

沮壞裴度軍事時討王庭湊朱克融囚張弘靖自為盧龍留後王庭湊殺田弘正自為成德留後史憲誠殺田布自為魏博留後朝廷不得已皆以為節度使　上之即位河朔三鎮略定劉總獻幽薊七州懼諸將搆亂先籍豪銳不檢者送京師克融亦在籍中在京羈困日訴顧得官自效崔植杜元穎謂藩鎮且平不復料天下安危皆抑不與及弘靖赴鎮縱克融等北還元年不數月而克融作亂先是蕭俛段文昌請銷兵歲

百人限八人逃死故克融得悉名烏合之衆　又諸道節度有監軍偏師亦置監陣主將不得專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之元臣烏重胤李光顔之名將卒無成功再失河朔迄唐亡不能取

相

蕭俛　瑀之後　及第　簡潔疾邪措官職　為相劾王播納賄求相不從辭位求分司　文宗名終不至自放山野　辭王承宗先銘　優游窮年除吏憂不稱職少簡拔　勸削兵至失河朔

段文昌　任節義　召入顧問至夕乃出　相踰年表還政　王播求相左右之　餘見文宗

崔植　祐甫子　與鄭覃同為補缺朝廷得失更疏論執轡望蔚然　皇甫鎛請減百官俸封還詔書

又請追償舊鹽酒利如增估新數亦奏絕之相穆宗答正觀開元治道請以無逸為元龜 答漢文太儉曰帝王示儉而天下足 繼克融北還失河朔天下尤之內慙罷相

崔倰 介潔矜己之清疾贓貪者若讐 蘇州課第一湖南不閉鄰部糴貨物益饒 度支執不與田弘正隨行魏軍粮故弘正遇害

杜元穎 如晦五世孫 穆宗以其多識朝章不閲歳相之 劾李渤 鎮西川以文雅自高務蓄積減衣粮南詔寇成都詳見如晦類

王播 由權倖相專務將迎 復失河北衆望不厭為鹽鐵使榷茶每百錢加稅五十 詳見憲宗

元稹 自江陵貶所由宦者名知制誥 結宦者魏弘簡求相恐裴度入用與弘簡表裏沮之 勸上

雪王庭湊罷守東都拜相朝野雜然輕笑　詳見憲宗

裴度　在河中奉詔討庭湊克融元稹梗之度恐亂上書暴稹過惡　稹相而度留守東都諫官交章極論中人自幽還言人人失望遂名相　辭切氣怡卓然當天子意勇將貴臣聞之出涕　移書叛皆願罷兵　請出監軍劉承偕昭義遂安將鎮淮南會王智興逐崔羣諸軍進退未一交請相度　權倖名逢吉構罷之出鎮山南　餘見憲宗

李逢吉　結近倖逐裴度元稹而相　至敬宗末方免　八關十六子通權賄　詳見敬宗

牛僧孺　獨不納韓弘餉中朝錢上見弘家簿知之遂相　執李直臣坐贓死罪謂法正所以束縛有才　中丞時見敬宗荒淫求出鎮武昌　詳見文宗

諸臣

李絳 直道進退望冠一時

白居易 進忠不見聽求刺杭州

柳公綽 剛正

李渤 為考功升黜蕭俛以下元頵劾其賣直虔州江州政績詳見憲宗

薛放 穆宗為太子拜侍讀及即位欲相之辭以朝廷自有賢能　上問學經史何先曰六經聖人之言孔子所以發明天人之極史記道成敗得失亦足以鑒然謬於是非問其要曰論語六經之菁華孝經人倫之本

丁公著 以孝旌表　穆宗為太子著太子諸王訓未聽政召居禁中條詢治理　答外間人多宴

樂非佳事 知欲相之辭病求外 尹河南以清
靜閑 病巧歸 清約守道每進一官憂見顏色
及卒天
下惜之

柳公權 筆諫 凡公綽言之宰相得為
弘文館學士 詳見文宗

鄭覃 諫荒昵 上謂後當見卿延英時閤中
久廢至是士相慶 詳見相文宗時

韓愈 鎮州殺田弘正立王庭湊上使宣慰其軍諭以
逆順庭湊解梁州圍牛元翼得出 尹京兆六
軍相戒是尚欲燒佛骨 逢吉陷
之使與李紳交惡 詳見憲宗

李紳 與李德裕元稹號三俊 逢吉欲引僧孺而忌
紳乃陷之 使與韓愈不協而罷之 上後知
之與韓愈俱
召為侍郎矣

李玨 諫九日名李光顏李愬大宴 諫增茶稅 詳見相文宗

楊於陵 節操堅明 自定兩稅錢重物輕於陵請稅謂皆用穀帛則錢自流通 詳見憲宗

錢徽 德裕怨宗閔對策至是穆宗并貶其掌貢舉錢徽等 漢之黨錮起於甘陵二部相譏成於太學諸生相譽唐之朋黨始於僧孺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

楊虞卿 諫肆赦陳倡優雜戲餘見文宗

趙知微 諫遊畋

韋綬 喪父鑱臂血寫浮屠書 佐于頔府譏其恣横侍讀穆宗東宮書依字帆去入曰上以此理天下事烏得全書耶 俚語悅太子熙 穆宗名為集賢學士出入禁中怙寵 帝誕日請百官賀

皇太后後上皇帝壽宰相以古無生日稱賀者議格

大臣論啓居中助可否　九日曲江宴請集賢

別會　荅振災邀福曰失德却災媚人求助神有

知且因以譏　鎮山南入辭求戟十二錢二百萬

子太常丞常以舊許之耄

貪軍政亂弛謚通醜改謬醜

王起　播弟　諫遊畋　詔覆錢徽貢請先送宰相人

謂失職　播為相避選曹　以邠寧曠土營田

省餽輓　河中粟貴令家儲三十斛餘以市神策

士不從寘於法　修復濱漢塘堰與民約為水令

遂無凶年李訓欲引共政訓敗以長厚免　文宗

好學鄭覃以經術起以敦博訪時政　畫象便殿

號當世仲尼　積雨頽宽逐臣　祿賜為童婢盜

有貧不自存有詔月益仙韶院錢三十萬議者恥

之　四典貢舉士皆知名使相

書無不讀　一目弗忘嗜學

子龜　以賓客多更住林木窮僻

處構半隱亭自適高簡知書

韋弘景 嗣立孫 還擢駙馬劉士涇詔 左丞駁正吏銓六十餘官郎吏肅然望風修整 持正有守風教倚賴長慶名卿

韋處厚 六經法言難張平叔鬻鹽 相文宗

王仲舒 召知制誥 求外補江西多善政 詳見德宗

馮宿 說王武俊為張愔表求赦罪使束身歸朝不樂佐愔去之 洛苑使姚文壽縱部曲奪民田自匿軍中掩取榜殺之 鎮東川一方便賴疾革不肯宥重刑曰吾不撓法以求佑 以平生書納墓中

不敢與宿齊名方漢二馮 不受吏錢 書取劉蕡

定 讓于頔 文宗時部樂工端凝若植

詔上所著　爭神策軍衛殿訓注敗後仇士良請

請左右史記延英語　新羅傳其黑水碑　畫鶴

記西番寫

其商山記

令狐楚營景陵不償傭錢而獻羨

楊元卿涇原政績並見憲宗

王彥威上元和新禮　儒學該邃　亦善吏事　財

用非所長　議憲宗不當十二月而後葬又

爭不當稱祖　爭上官興殺人自首不當減死

言至德至元和天下觀察十節度二十九防禦四

經畧三長慶籍戶三百五十萬兵九十九萬今舉

天下之入歲三千五百萬上共者三之二賜仰給

留州留使外餘四十萬衆皆仰度支　上占領圖

供軍圖雖健扤而無益利害　神策粟縑於度支

私自厚價取值經用益耗文宗嘗禁止彥威欲媚
士良復與直　效王播貢羨求速進而邊兵訢給
不時練鮮惡貯　鎮忠武毀山房三千
餘所盜無所容性強敏　者書頗行

張平叔 請官自糶鹽　糶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計
口給鹽韓愈議之遂不行　奏徵遠年逋欠
李渤言之
亦不行

鎮將 **韓充** 以兄弘久不入朝單騎走朝廷　擢金吾斤虛
名軍士七百　汴亂二句破之斬李介縱其脅
為兵者三萬　一朝逐為惡者千人軍政大治
內外安堵　節儉歷三鎮居服如儒秉機決策世
推善將　李元初署為牙
將元沒為嫁二女周其家

李質 初弘去汴監軍選二十直閤下日秩酒殽力錢
屈質揔軍曰韓公至而頃去則失人心不去則

不可繼可以弊事遺吾帥乎悉罷之而後迓充

王承元 兄承宗鎮成德死諸將强之嗣不稱留後密請帥於朝 北鎮以兩河事勢之不從朝廷使鎮義成諸將悔哭 去鎮不以器幣自隨 歷鳳翔平盧仁裕所至覺利

牛元翼 果而謀 王承宗倚為强雄與傅良弼二人冠諸將 擢鎮深冀討庭湊庭湊與朱克融圍之深州冒圍朝京師庭湊盡殺其親將夷其家憤卒

田布 弘正子 鎮魏博不肯行河朔事刺心自明而死 詳見憲宗

史孝章 父憲誠以戰力奮 退讓如書生稱道皆詩書孝恕閱大將子弟願以文署職泣諫父竭節 勸討李同捷自明憲誠上書求覲皆孝章悟之

張弘靖　相憲宗事見的　盧龍劉總舉自代驕貴自尊涉句一出決事賓客將吏情不通所用多輕薄又謂挽兩石弓不若識丁字軍亂囚之而推朱克融

王智興　驍銳　善馭步　李納攻徐州不數日至京告急　敗李師道將王朝晏　又使子晏平晏宰為先鋒壞河橋敗之　穆宗赦王庭湊班師斬關入武寧殺異已逐崔羣掠貢物商旅逐濠州刺史朝廷不能討更使鎮之　交權倖　破李介降李同捷銳士三千　拜太傅郡王三節度卒

烏重胤　詳見憲宗　討庭湊量事勢不敢進朝廷以杜叔良代之大敗

李聽　晟子　斬承宗將憲宗詔圖其狀　蔚州開爐鑄錢　討蔡典柳公綽軍聲振賊中　討師道刺楚州敗賊下數城　鎮靈夏屯田省餉　穆宗在東宮求其駿馬不與至思之以鎮河東　敬宗

改鎮義成繫斬魏博將丌志沼　代史憲誠鎮魏
博不即進魏亂敗走　鎮邠寧斬垣舍相傳不利
治垣舍　鎮鳳翔又徙陳許鄭汪罷之　文宗嘆
付之兵不疑退處散地不怨惟聽為可　賂權倖
盛飾車馬服玩　好方
書　治苛細急摯斂

藩鎮　魏博史憲誠　為弘正先鋒破師道　田布自殺諷軍中以河朔事揔軍事穆宗因授之　私
交李亣亣敗始偽加敬　文宗時潛餉李同捷
滄景平不自安請納地詔李聽代　魏軍怒攻殺
憲誠推何進
滔子李章

鎮冀王承宗　承宗死軍中推其弟承元承元不
敢當歸命于朝朝廷以弘正代鎮

王庭湊　因犒軍錢不至激其衆害弘正自稱留後
上以田布合諸鎮討之　與朱克融合從拒

王師圍牛元翼於深州　會史憲誠叛田
布敗朝廷不得已赦之以韓愈慰其軍

盧龍劉總　讓節以浮屠服歸朝廷至定
州卒　朝廷以張弘靖代之

朱克融　滔孫　劉總薦之朝而因之不得調弘靖赴
鎮得遣還　軍亂因弘靖而推之幽州再亂
與庭湊圍深州　裴度諭之乃
還　獻馬萬羊十萬請直賞軍

橫海李全略　王武俊裨將　弘正遇害對帝請效死
力授德州　遂鎮橫海　貢錢千萬
使子同捷入朝陰為傳久計選才結士
忌棣州刺史王稷殺之　凡有州四

澤潞劉悟　殺人貸死李師古厚幣迎之　既斬師道
即鎮義成郡　宗所置滑衛節度代宗改
滑亳來朝憲宗　穆宗徙鎮昭義有澤潞邢三州
治邢州因臨軍劉承偕裴度為流之自是專肆

収亡命
敬宗初卒

敬宗 李逢吉用事所親厚張又新李仲言等號八關十六子皆任要劇共為奸利 上游戲狎昵為宦者劉克明蘇佐明所弑在位三年 管見稱敬宗有善十餘節其失在狎羣小好游戲賜予而已 韋處厚諫宴遊賜錦繚綾銀器 見裴度銜無平章事問而名用之 逢吉間度信用益篤劉栖楚庭爭擢諫議禁進奉罷泗州戒壇皆好處

相

李逢吉 險譎。相憲宗沮裴度淮西功 穆宗立陰結近倖誣元稹欲刺度皆罷之而已相使

從子訓賂鄭注結王守澄為奧援勢傾朝野　惟
李紳排之遂陷紳罷之　肆志無憚　求其黨八
關十六子以達逢吉無不得所欲　敬宗立使張
權輿為讖言沮度入朝上知度忠寖疎之　八關
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
範姜洽李訓附會者又八人號十六子

李程　宗室　賦日五色　在翰林號八塼學士　相
敬宗　諫宮室田獵　請置侍講學士　太和詔
僕射不荅四品以下拜程不自安
文宗不許辯給多智簡悅無儀

竇易直　汴州軍邀賞亂登樓令誅亂者一級賞千萬
衆縛為亂者為相辭度支　公潔自喜
執政未嘗
引用親黨

李絳　諫幸湯泉　乞別授從諫一
刺史不從　逢吉出之東都

裴度 多論其不直棄之藩鎮 逢吉黨為緋衣小兒謠毀之 又使張權輿言宅占岡原上信度益篤俊知政事 失中書印不驚 飲崔咸罰觴諫備東都 朱克融乞春衣又乞將兵修宮闕度知其久當自困遣使破其奸詳見憲宗

諸臣

崔咸 侍御史處正特立風采動一時 裴度聽劉棲楚附耳自解咸上度罰爵 陝虢觀察日與賓僚痛飲未嘗醒夜分決事無一毫差吏稱為神有高世志造詣嶄遠 間游終南秉月吟嘯 咸慨泣下

韋表微 授御史裏行曰吾年五十拭鏡剪白眉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將為松菊主人 學士缺人獨薦韋處厚 文宗時料李聽不十五日破志詔 所居隘陋病不能具藥 篤故舊

庸下亦携手笑語　病春秋諸儒執一為三傳揔例　病學者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授著九經師授譜

崔郾　諫穆宗遊畋　謂敬宗曰使臣侍講半歲不一問經義　與高重上六經要言　虢州歲奪吏俸八十萬助上供郾以府費代之　旁河罝敖受輸　岳鄂平溢江湖窮躡上下千里　在虢以土瘠民貧撫以寬經月不笞一人　在鄂以土沃民剽且雜吏俗嚴法峻誅　居家怡然子自化　室處卑陋無步廡　周親舊昏喪

高元裕　奪方士趙歸真驛馬　諫敬宗西鎮勢重南衙樞密權過宰相人為危之換侍御史士始相賀李宗閔高其節　入翰林為鄭注書命言以豎術侍　為中丞罷官屬不稱者　請以臨院御史

隸本臺舊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號外臺　鎮山南五年爲通賦甚衆　通經術　爲吏岩岩有風采舉兄逸少代為侍講

薛廷老

父存誠事憲宗　讜正有父風　與舒元褒奏除拜不由宰司宫中興作太甚帝厲聲色益怒言之　按嶺南鄭權盗公庫貨輸鄭注中人切齒論逹吉黨張權輿程昔範不宜居諫諍　逢吉出之　文宗名之日酣飲不持檢操罷在公卿間不干虛譽推為正人

沈傳師

才行有餘　工書　權德輿門人推為顔子辭務宗學士院　明吏治吏不敢罔　夷粹無競　二鎮十年無書晌入權家初拜官拒宰相托姻私　治家不威閨門自化帑無儲錢

李渤

諫晏朝　以言官　人然　孤操自持

柳公綽 並見憲宗

高釴 諫憲宗以中人為和糴使　從敬宗夜駐左軍
勸帝躬聽覽示憂勤　孤蹇介然無黨援以致
官達諸弟皆友　**銖** 率諫官伏閤言李訓憸邪
愛為搢紳重　從太常卿罰禮生博士以故事
禮院不關太常為褻舊典　**鍇** 知貢舉文宗自畀題
嘆老不能退為小兒所辱　帝謂近年文章卑弱
令所尚差勝　禮部三歲頗得實才始
歲取四十才益少詔減十人猶不能滿

溫造 大雅五世孫　隱王屋人號所居為處士墅
張建封禮致之妻以兄子　烏重胤奏置幕府
使劉濟濟聽命　使劉總總聽命　弘正遇害
宣慰之敬宗時劾李祐違詔進馬祐曰吾今日膽
落於溫御史　性剛急與補闕爭道
捕其從者　文宗時誅殺李絳亂軍

李虞仲 言古將奚請謚今至數十年風績湮歇不可考信請前葬一月謚 簡儉時望歸重

劉寬夫 陳岵以注浮屠書得除濠州寬夫劾之 以王府官攝祠位輕非嚴恭請以尚書省東宮三品官若左右丞侍郎通攝

令狐楚 見憲宗

韋處厚 諫宴遊曰皇子才一歲安敢畏死不諫 諫不可為李紳一人使流貶者皆不得量移 言

李逢吉排沮裴度乞相度詳見文宗

李聽 見穆宗

王播 見憲宗 賂王守澄以淮南兼領鹽鐵 進羨絹百萬奉詔造競渡船

李德裕　浙西觀察　不奉詔上脂盝粧具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　奏詔索盤條繚綾千疋之非乞禁王智興泗州度僧謂不禁則失六十萬丁　上丹扆六箴　宵衣諷視朝希晚　正服諷服御非法　罷獻諷斂求珍怪　納誨諷侮棄忠言　辨邪諷任用羣小　防邪諷偽游輕出　乞塞亳州聖水　諫迎方士周息元　逢吉排之乞外任　餘見文宗

李紳　逢吉使王守澄誣以立太子時異議貶之惟韋處厚言其枉　後上得其情立上三疏事始明

詳見文宗

李虞　紳姪　以紳密諭逢逢吉語告逢吉與李仲言張又新等伺紳過

李仲言　逢吉之姪

劉栖楚 寒鄙為鎮州小吏 王承宗薦之逢吉罷裴度逐李紳皆嗾為奸 諫敬宗晏朝游畋頓叩龍墀辯疾歸逢吉喜其助已不次任之宣授刑部侍郎數月改京兆峻誅罰不避權豪 治惡少竄名北軍者 詭激敢為恠行若無顧藉内實怙寵 干宰相厲色韋處厚出之

張又新 薦之子 傾邪 逢吉求凶果敢言者以危中李紳與劉栖楚搏吠逢吉所憎 李訓用復進 善文辭以諂附敗喪家聲

宦官

馬存亮 元和典兵料東尤精 敬宗初染工張韶卜者蘇元明之變賴存亮定之倉卒功最高委權勢求監淮南軍 逮事德宗六朝端畏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存亮西門季玄嚴遵美

王守澄 弑憲宗 立穆宗 討劉克明而立文宗文宗因其黨李訓脅就第賜死

劉克明上與毬工狎而又責辱之上夜獵回與克明毬工酣飲因弑帝王守澄討之而立文宗

藩鎮

魏博史憲誠同穆宗

鎮冀王庭湊同穆宗與克融憲誠深相結

盧龍朱克融因賜時服之使欲率丁匠五千助修宮迎衆與請帛三十萬帝用裴度謀忍不問軍亂殺之

廷嗣次子叛命而殘用其人大將李載義因衆怒殺之族其家而暴之朝

李載義敬宗因使代鎮

横海李同捷賂隣藩求領父節敬宗不與文宗使鎮兖海計窮稱軍中留已

澤潞劉從諫 匿死求節李絳不可逢吉守澄納其賂使鎮寬厚得下

古今紀要卷十三

古今紀要卷十四

宋 黄震 撰

唐 六

文宗 初立去奢從儉禁獻奇巧纖麗布帛出宫人放鷹犬省教坊翰林冗食千二百員 復舊制奇日視朝其輟朝放朝並用偶日 大歴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帥始以太僕卿高瑀為忠武軍節度中外相賀自今債

帥鮮矣　謂狄兼謨後或事有不可勿以還詔為憚

右好處

自元和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劉蕡對策極言考官不敢取　時王守澄典禁兵尤横上與宋申錫謀誅之事泄申錫貶死　李訓鄭注復以為已任先誅陳弘志及王守澄元和之黨盡矣甘露之變訓注反為仇士良所殺公卿駢首就戮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帝忽忽不樂自謂不如赧獻

上急於治故訓等得授鐏隽其奸妄　右宦官事

楊志誠逐

盧龍監軍李載義牛僧孺請因撫之志誠為留後

李牧憤三鎮之桀驁作罪言又傷府兵之壞作原十

六衛作戰論守論 右藩鎮事 虛懐聽納不能堅决牛李

朋黨不可平釋此朝廷所以不振

相

韋處厚與路隋數上疏憲宗其言切中有以務宗冲怠不向學與路隋上六經法言 發十難詰

張平叔官鬻鹽之議 敬宗時逢吉逐李紳力爭得不死 庭湊亂帝嘆宰相不才謂陛下有一裴

度不能用 禁中內變為文宗頒號令及他儀矩無違舊章者 為相斥堂吏之招權賄者相府肅

然 自齊抗罷州別駕反引處之朝授受不綱處厚置六雄十望十緊等州補別駕由是流品澄別

上驟信輕改饗可中變即首乞罷又言裴度可久任自是無復措議姑從執政用高瑀為節度中外賀自今無債帥戒史憲誠遂不敢與李同捷通姿狀甚懦居家循易至廷爭巍不可回百僚謁事畏惕不敢及私相二十年

裴度宗閔為相怨其薦德裕出之山南

竇易直見敬宗次年出鎮山南

王播獻銀器千萬綾絹千萬得相專以錢穀進不與事見憲宗

路隋父泌虜日夜號泣坐必西向不食肉德宗末三上書乞從吐蕃和李錡以知市事辱之欣然坐罪元和吐蕃款塞五疏請修好冀父得歸補闕以鯁亮稱翰林除制不受金幣之謝曰

公事當私賑耶　言宰相不當兼金穀於是裴度
辭度支　相文宗詔改韓愈順宗實錄隨摘改貞
元永貞間數事而止　不署貶德裕奏　輔政十
年歷牛李訓注相事無所將迎　李漢諧李德裕
隋爭之
德裕傳

李宗閔　宗室　與僧孺對策詆吉甫流落不偶　務
宗進為中書舍人父子同拜父為華州　錢徽典
舉宗閔托所親德裕與李紳元稹白貶之自是朋
黨相軋　典舉得人世謂玉筍　文宗欲名相德
裕宗閔中助多先進引僧孺同政盡去德裕所善
德裕入宗閔出爭揚虞卿　訓注出德裕名之
營解揚虞卿訓注復効貶之　訓注指凡不附
已者為二人黨逐之　揚嗣復秉政欲復用之鄭
覃爭不勝擢杭州　坐交劉稹流封州　性機警
始有當世令名　初為裴度引拔度薦德裕可相

遂怨度 以方正 敢言進當國
反奮私一黨昵韓愈作猛虎行

牛僧孺元和初與宗閔皇甫湜賢良第一 對策不
避宰相楊於陵坐者非宜責 中丞按治不
法内外諠讟 執李直言賦罪 不納韓公武餉
錢穆宗喜相之 敬宗時以政出近倖表去位上
於鄂州置武昌軍使鎮 陶甓為城完歲葺城費
廢沔州省冗官 宗閔引復相文宗 范陽揚
志義逐李載義謂自安史後不係國休戚劉總歸
國適耗財力請因撫之 維州降德裕請擣虜之
虛僧孺謂修好使者未至遽反其言失信夷狄恐
名悔遂返降者悔翁謂此事牛論正而心私李計
譎而心正 上問太平何道以致答以太平無象
今乃小康因固辭出鎮淮南温公謂其欺君誣世
治第自娱復名會莊恪太子甍陳君臣父子人
倫大經帝泫然復以足疾辭 坐交劉稹貶 子

蔚叢事宣宗

皆賢　孫徽

宋申錫　當朋黨時孤直少與議者謂　激浮競　文宗相之倚誅宦官申錫用王璠尹京兆璠以其謀告王守澄申錫貶死見殺者數十百人以清節進疾要位納賄餉四方賄謝一不受　然在宰府無他謀議

李德裕　吉甫子　怨僧孺宗閔對策斥其父　吉甫謀討兩河李逢吉沮之　逢吉相穆宗出德裕引僧孺樹黨而牛李之憾結　浙西觀察承亂後府庫復充　變厲疾不相養之俗　毁淫祠千餘　不奉敬宗詔上脂畫粧具　諫索盤條繚綾乞禁度僧　諫方士　上丹扆六箴詳見敬宗

逢吉排之迄不涉　文宗名之浙西　裴度以宰相薦宗閔先相引僧孺共出德裕罷度盡逐其

所善　承杜元穎敗後鎮西川　建籌邊樓　創
雄邊子弟　十月漕黎巂免災瘴　定鸞女者三
歳或五歳歸父母　毀浮屠私廬五斗以地予農
蜀風大變　於是南詔還俘掠四千人吐蕃維
州將悉怛謀以州降德裕陳出師之利僧孺沮之
晦菴謂僧孺固大言以恐文宗然吐蕃卒不能因
維州為唐患則德裕計不行亦不足恨監軍歸言
維州事上悔遂名代宗閔相　罷上朝衛丘　言
邪正二途其辭皆若可聽　罷二省符江淮大賈
使主堂食　諫以李訓為諫官　訓注怨復名宗
閔出之　王璠鄭注李漢共譏貶之　訓注敗上
謂宗閔進注而德裕欲殺注者起為浙西觀察上
指爭鄭注處　代僧儒鎮淮南發其殺留鎮錢之
半　武宗首相之信任甚專畧平叛亂威令赫然
復張詳見武宗　宣宗立謂毋顧我髮為竦異日
罷　白敏中令狐綯崔鉉仇之貶死崖州　綯連

夢求歸葬懼精爽可畏白於上還其喪　孤峭明辨以經綸自任　不使監軍干軍政將得有功　裁決午漏即還第舊或繼火沛若無事時　機急代作詔　以忠義丁寧三鎮使者河朔畏威　諫信方士趙歸真　起草亭精思大事　不飲酒無聲色　善文章至大位不去書

王涯

梁肅薦之陸贄　再入翰林訓誥溫厲　相憲宗循嘿罷　文宗時代王播摠鹽鐵政益刻急　收李師道時十二州銅鐵賦隸天子鹽鐵為相合度支鹽鐵為一使領之　罷京師榷酒錢以悅衆　變茶法為榷茶使民怨　舉動詳悉　不畜妓妾　惡卜祝方技　書史自娛書侔祕府　條上衣服室宇使略如古　輿輦侈靡　嗜權偷合　訓等不能潔去就故族滅　十一族貲貨皆為兵掠惟涯者取之彌日不盡　獨女以病免夢涯提首告之

賈餗 進士高第聲稱藉甚 文辭開敏 褊急矜大 三典貢舉得士七十五人多名卿相為相以險持見指為宗閔黨罷 與馮宿畏中人不取劉蕡亦罹禍 本以中立不肯犯顏排奸以及誅與王涯實不知謀

李固言 王堪修太廟不謹改太子賓客諫以斥調護地非所宜 領選按藉自擬先狀寒素 宗閔得罪李訓使為相俟其黨出即自代之 訓敗復相 鎮西川武備雄完 武宗復名 蒲津梁壞使因以舟邀丐行人固言鎮河中因除之 諫代回鶻詔方鎮獻財助軍 口吃而議論上前更詳辨

舒元輿 婺州人 地寒不與士齒 元和舉進士有司鉤校苛切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

又言取士不宜限數時多三十少二十　裴度與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　監察御史按劾深害　負才銳進獻文不報上書自言馬周張嘉貞代人作奏為名臣主父偃徐樂嚴安朝奏暮名臣所上八萬言　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可比宗閔以浮躁誕肆出之　附鄭注為繩逐所惡遂相　詭謀謬筭日與訓比敗天下事二人為之　禮舊臣鉤譽還裴度等高秩　牡丹賦

李訓　宰相揆族孫　敏辯論　大言自標置　從父逢吉以陰險善謀昵之付金幣百萬使結鄭注介注謁守澄得見上　詭辯激昂可聽　給事中書鄭肅等共劾其憸人　與注誅元和逆黨幾盡一歲至相中外震畏　出注鳳翔甘露之變將盡誅宦官士良等捕斬之死幾千人

鄭覃　諫穆宗荒昵上為開延英士相慶　經術該深淳篤守正文宗尤重之　侍講　與德裕厚

宗閔罷遂相　不喜人辭病進士浮夸欲廢其科
與上論救世直責實令慕王夷甫皆治平安逸
致然　諫論詩工否　帝言韓愈順宗事不詳實
以司馬遷武帝事啓帝終究咸德　以宰相領祭
酒請罷五經博士　武宗時德裕欲引之辭疾
清正退約　不串狎　第不加飾　無妾媵　侍
講每以厚風俗戢朋比再三言之
疾惡太過　正經文刻太學

李石　宗室　文宗惡宗閔等相排故李訓等以孤晚
得相而石繼　折官寺猾紳賴以為强　帝
自嘆即位十年不得治因與帝論治　中人馬還
相驚兵至賴石鎮靜得安　乞內置赦令無自違
之　上切於資治石常輔之　以身殉國　欲强
王室而士良等疾之將朝使盜徂擊傷馬　辭
位出司
嶺南

陳夷行與楊嗣復李珏相次輔政議論每相短嗣復以王彦威鎮忠武史孝章鎮邠寧夷行請無倒持太阿 竇洵直當衙論樂工尉遲璋授王府率夷行謂諫官當當衙論宰相得失 上與珏論姚宋嗣復謂宜戒以權屬人 宋祁論郭遂不可刺史果敗上欲賞祁夷行謂論事是諫官職上亦厭其太過 相武宗定僕射荅四品官拜

楊嗣復韓滉妻其父於陵謂有子必相引進之不欲越父當國故權知禮部侍郎二幕得士六十八多顯官 宗閔出亦出 僧孺宗閔相即與李珏相 嗣復欲官陸誇珏趣知之鄭覃爭指為朋黨互詆上前求去上為遂免覃 武宗立非宰相意欲誅之德裕救免 領貢舉時率門生迎於陵置酒與門生坐兩序 為相答問符讖曰治亂宜推人事 請錄延英對宰相語付史館

損不與宰相路岩厖曰先
入舊貲安可奉權臣

李玨事母孝　舉明經李絳奇之謂日角珠廷非庸
人相勸更舉進士　諫穆宗九日大宴　諫增
茶稅　以數諫出為下邽令　為殿中侍御史韋
處厚謂清廟之器豈摯拇才　文宗謂知鄭注乎
曰姦回人　中辨宗閔貶　嗣復引同相與李固
言三人居中秉權與鄭覃陳夷行更持異議朋黨
益熾　帝謂丞平玨曰當無事思所闕　帝欲以
杜宗為尚書夷行乞予奪陛下自斷玨曰馬用彼
相　言貞元初政弊於進奉　武帝立數稱道無
逸篇　請却劉從諫大馬劉納白鷹　以嘗議立
陳王貶　宣宗時鎮河陽罷橫賦宿逋百餘萬去
之日府庫十倍於初　鎮淮南發倉賑流民以軍
儲之羡半價與人　淮南三節度皆死於鎮玨不
避正寢亦卒揚州　死不及家事　門無饋餉

淮南立碑

崔鄲 嘗副杜元穎鎮西川傳無官業可紀宣宗嘆一門孝友為士族法題為德星堂後人名其里為德星 兄弟六人至三品邠偃鄲又五為禮部再為吏部唐興所無

諸臣

柳公權 公綽弟 十二工賦 對穆宗筆諫 公綽謂宰相家第本志儒學以侍書見用頗類工祝乃得弘文館學士 文宗復名侍書 夜名對燭盡宮人蠟液濡紙繼之 與聯句使題之壁邊戍仲春給衣上令賦詩應聲成文 不賀澣衣小節上謂有諍臣風自舍人下遷諫議 言郭旼獻二女得鎮邠寧上還二女武宗時稍耄占奏謬被劾奪俸 至懿宗始致仕議者恨其不歸事博貫經術 通音律而小喜奏樂曰令人驕怠書法勁媚 彈誌非其華為不孝 外夷皆別

署貨具購柳書　西明寺金剛經最得意　既遺鉅萬主藏盜之笑曰銀盃羽化矣惟筆硏圖籍自鐍祕之

柳子華　公綽諸父　代宗以爲還華清恐其剛直沮之爲昭應令設棘圍令民還華清宮瓦石材用不終　日已如山　杖殺元載奴　自爲墓誌

子公度　攝生不以氣海煖冷物八十有彊力

段文昌　任節義不爲小行　憲宗欲用之韋貫之沮之　相穆宗踰年表還政　治蜀寬靜而閒以威斷羣蠻震服　旱禱必雨久出遊必齋民爲語曰旱不皆禱而雨雨不愁公出遊　蠻夷變叛閒曉卽定　巖祭用音樂　少宴貴而侈時人非之　史所載者惟鎮撫之才　子

成式

博學　畋獵自放　雖免徧遺幕府人為書儷前世事無復用者酉陽雜俎

李紳

母授之學　短小精悍　工詩號短李　不為李錡作疏注以刀亦不書被囚至錡死乃免　武欲以聞曰本激于義非市名　穆宗時與德裕元稹號三俊　逢吉欲引僧孺陷之與韓愈不叶罷之　敬宗立逢吉誣貶之　後得其請立上疏事始明詳見敬宗　滁壽去牢虎不為害　宗閔復以為分司官　鄭覃使司河南剛年惡少望風遁鎮宣武蝗不入境　武宗相之四年　以文藝節操見用而屢為怨仇所排卒能自伸其才以名位終　所至或過為刻暴　宗閔故黨誣其威殺吳相追削官子孫不得仕

韋溫

綬子　七歲日誦數千言　十一舉兩經及第拔萃高等父疑之而試諸廷　監察御史以省

養不便不拜　親疾廿年不弛帶　伏閤爭宋申
錫　諫以中人代修太廟　諫尊號曰非崇飾虛
名時　德裕用之或言牛所厚曰是子堅正可以
私廢乎　不為鄭注鳳翔副　以父戒辭翰林綬
以此職積憂畏病廢　諫太子晏起辭侍讀及太
子得罪言訓之不早　王晏平賂貴近改撫州司
馬樂工尉遲璋授光州皆封還詔　執郎官清選
不可賞能吏以職方賞姚勗按大獄　楊嗣復謂此
袁昌風出溫陜號　麥未熟吏督租口使民貸田
中穗可乎緩期而賦辦　德裕欲引同列若言李
漢可釋　為宣歙觀察池民訟刺史劾搒殺之
方疾賦在室愧屋漏詩曰令不負斯戒矣
闕　女績曹大家女訓
少時惟與蕭祐為山林友
李敏中　剛峭　喜狂放李廿文辭氣槩相上下　大
旱請斬鄭注以其誣逐宋申錫　為理匭使

言有司不當責其副　為給事中不許仇士良蔭子曰內謁者安得有子由是棄官去

李甘　或謂欲相鄭注甘昌言曰麻出我必壞之坐貶封州

李款　亦敏中所善　注自邠寧入朝伏閤劾之

崔玄亮　鄭注搆宋申錫率諫官叩延英置笏苦陳名重朝廷移疾歸　歙州焚馬牛生駒犢籍山民輸租者使輸錢　每還官讓形於色　晚好黃老清淨故居官未久輒去　遺言山東士人便近皆葬兩都令歸葬磁州

王質　通五世孫　姻友勸仕乃舉進士　為諫官救宋申錫　善德裕而中立不為黨　清白

鄭澣　補缺敢言無缺　憲宗謂餘慶曰卿令子而朕直臣可更相賀　請杜刺史之迫下紀功者

為文宗侍講粹經史要錄問之酬析無留　鎮山南為餘慶嗣宗興元學廬養生徒風化大行　四

子處晦從讜尤知名　處晦文辭秀拔損明皇雜錄　從讜相禧宗

庾敬休　祖不臣祿山　父不臣朱泚　請視朝次對可傳後者季送史官如故事以機密不可

文宗選傳太子　劍川山南茶征舊賈人入錢京師太和初崔元略責本道主之而歲上度支四萬緡故多逗留敬休置院姊歸收度之錢乃無逋役

蜀米貴請以本道缺官職田賑民　不飲酒食肉

劉蕡　明春秋　浩然有救世意　對策文宗言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馮宿謂過古鼂董而畏中官不敢取　讀之有感慨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　河南府參軍李郃曰蕡

逐我留吾顏其厚上疏爭之　士年而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表幕府　宦人誣之貶死　史謂譏切宦言太疏直戒帝漏言而身誦迂廷

魏謩　徵五世孫　挺挺有祖風　文宗思鄭公後楊汝士薦之　諫取李孝本女入宮　諫用樂工楊州司馬　諫授董昌齡刺史以其誣殺監軍　諫上崇起居注仇士良軍中治妖民乞付有司　故芬令甘棠　為宣宗中丞權戚縮氣　辭戶部兼平章　乞建儲　却獻象　從李業　殺告主奴　譏切　宣宗謂有祖風令狐綯讒出之　詳見相宣宗時

狄兼謨　仁傑族孫　剛正　歷三州賑饑　蘇州治嚴　封還赦左藏史盜縑詔帝謂後有事勿以還詔為憚遷中丞帝勸嗣家聲劾江西吳士矩加給其軍

郭承 子儀曽孫 通五經及第 太和為諫議言政
事得失 極論鄭注不當為太僕 爭宰相不
當領度支 儒素無
貴驕氣 家無餘貲

高璩 裴度再處厚使鎮陳蔡士賀再裴作相天下
無債帥 州苦外旱築隄百八十里 寛利

崔珙 父頲生八子世擬荀氏八龍 威重精吏治將
鎮嶺南文宗見其對精亮有理趣又知其治泗
得人心謂鎮武寧無易珙才遂鎮徐王智興亂後
徐人戢畏 尹京遇旱奏禁中滻水溉民田
不能捕擊李石盜望少衰 相一年凡喪被疾求
解 崔鉉代之奏其妄費鹽鐵錢九十萬緡又劾
其與劉從 尉撫興元軍皆按堵殺李絳後宦
諫厚貽之 琯 官治宋申錫固請付外與衆治之天
下重其賢 為左丞時弟珙任亦尹並據顯劇
世以為榮 方介有器蘊人屬為相而不至

璪

璵 尤顯 璵孫遠相昭宗風致整峻世慕其為目曰釘座梨言坐所珍也 柳粲忌衣冠有望者貶白州殺之 諸崔自咸通後臺閣藩鎮數十人天下推七族之冠 曾王母年高無齒祖母唐每旦乳之姑病曰無以報婦願後子孫皆若爾孝 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

鄭朗 覃弟 字有融 為起居郎文宗求觀起居注不與上謂得一見以自改遂上之 既相中人李敬實排騶導馳去文宗斥敬實 以鄭朗為諫官不爭得失從之 初相者言當貴而不以科第進俄擢第一而覆實被放後果相

崔從 鄜坊繩驕軍 不受黨項互市之遺 淮南除羸利 稜稜有風望 詳見憲宗

歸融 登子 劾湖南觀察盧周仁進羨錢億萬 會昌後儒臣少朝廷典禮多本融議

柳公綽 鎮河東回紇互市不敢侵擾 知宋邪執宜福祿人原禮之得其死力詳見憲宗

温造 鎮山南盡殺害李絳之軍管見惜其不誅楊叔元詳見敬宗

高銖 伏閤言李訓憸邪 李鍇 貢舉得實才並詳見敬宗

韋表微 料李聽破志詔三傳揔例

李程 並見敬宗

馮定 見穆宗

王起 畫像便殿號當世仲尼 訪時政

王彦威 本儒學 獻羨求進媚士良 並見穆宗

楊敬之 馮孫 祭酒兼太常是日二子登科時號楊家三喜 韓愈稱其華山賦一時傳布 愛士得文章孜孜諷玩人以為癖 所至稱項斯詩斯由是擢上第

殷侑 憲宗使回紇不屈 諭王承宗聽命 諫議論治亂得失凡八十四通以語切出 所至稱廉潔 勸文宗含庭湊專攻李同捷 同捷平鎮義昌疾荒之餘單身之官仁惠為治流戶來歸戶口滋饒廩儲盈腐 天下賦入務安反側盡為軍貲侑以餉餘上送官溫造劾之既而以造奏不直復鎮 鹽鐵度支屬官悉得私繫人所在獄或私置牢院歲千百侑請州縣糾列所係申觀察 濟朱叔夜罪遂見疎 以經術進臨事銳敏有彊直名晚節與台輔稍務交結素望稍衰 孫盈孫僖宗在蜀聞有禮樂擢太常

楊虞卿 悉婚幣助陳商葬 諫穆宗游荒 親吏私奴受賕為告入贓免官 宗閔引用 佞柔善諂麗權倖依為奸利 舉選者走門下無不得所欲升沈在牙頰間時語 欲趍舉場問蘇張 景胤 元夫 蘇張猶可三楊殺我 虞卿 汝士 漢公 皆入所奔向 黨中冣能倡和以口語軒輊事機號黨魁 鄭注因訛言誣之 貶死

子 漢公 辟李絳幕 荊南貪贓 擢同州鄭裔綽鄭公輿奏冐猥無廉槩 三遷制書漢公泰結 汝士 楊嗣復族昆弟 左右帝出裔綽 對擁旄節

盧簡辭 習知法令 臺閣舊事 簡能 附鄭 注 弘正 使司空輿條上兩鹽池新法自是課入歲倍 簡求 攻張權變 居邊善綏御入安 之虜憚恩信 皆有文弟進士

鄭注 方技游江湖 為李愬煮黃金餌之扶邪市權 舉軍逃之 愬薦之王守澄 陷宋申錫搢紳

側目守澄復薦為御史大夫　積貲鉅萬權震天下　上問富人得請榷茶王涯　遂為使　出鎮鳳翔欲護葬守澄因羣宦集盡誅之李訓恐其專功先五日發訓敗亦誅夷　善治痿故怨薦之中人昵愛

王璠　李吉甫驟擢中丞　宋申錫與謀誅鄭注反以告注故注傾心　儀寓盤峻　京兆政修

儒學

許康佐　進士宏詞連中　家貧母老求為知院官母喪已除辟命皆不答人始知仕為親屈　不答帝閹人之問　知上與李訓謀剪宦官遂辭疾罷

文藝

李商隱　字義山　令狐綯力薦之舉進士　牛李黨皆以無行排之　屢依幕府皆不振綯以忘恩偷合憾之　客滎陽卒　為文瓌邁奇古　令狐楚授之章奏學　時溫庭筠段成式俱以是相

夸號三十六體

段成式見前段文昌下

温庭筠彥博後與商隱號温李薄行側辭豔曲廷皓不作龐勛求節度表

宦官仇士良與元稹爭驛　五坊使所至暴甚冠盜　甘露之變殺公卿半空　制李石　劉從諫上書言王涯等究欲清君側　文宗差以自强　文宗泣謂受制家奴不及赧獻自此不復朝　拔立武宗　武宗內實嫌之　以減謙粮事揺兩軍　戒其徒勿使天子閒暇觀書　凡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家藏兵數千死籍之　初士良夜召崔慎由作詔廢文宗慎由以死不敢承而止故慎由子胤終討除宦官

藩鎮魏博史憲誠詳見穆宗 懼請納地魏人攻殺之推何進滔 憲誠起凡七年何進滔與衆約斬殺前使及監軍者居魏十年民安之 子重順襲

鎮冀王庭湊為李同捷求襲上不許 遂與同捷逆命 同捷平稍畏謝罪天子赦之 卤悖肆毒甘亂不 元逵次子 識禮法貢仁吏狀不若 獻如職 照尚主

盧龍李載義獲張弘靖妻子歸京師 同捷要封載義乞討之自效有功 兵馬使楊志誠逐之奔易州 上使命為留後鎮河東回紇使者不敢犯為下所逐史元忠自為留後因授之

横海李同捷奉表請命 詔以烏重胤代同捷不受又不肯討史憲誠 詔諸鎮進討

李祐入滄州斬之凡傳三世

澤潞劉從諫自刑還治潞寬厚下益附入朝待遇加等見公卿多托以私又見事柄不一始輕朝廷因甘露事上書譏切中人士良等言其窺伺始與朝廷貳貪侈

武宗文宗子用仇士良謀殺皇太子自立相李德裕終始任之河朔三鎮怗息聽命鎮冀王元逵魏傅何弘敬盧龍張仲武討平澤潞劉稹亦用三鎮之師論兵敗三弊請監軍不得預軍政故破回紇平澤潞所向有功三鎮使至當激以忠義故三鎮不敢有異志減州縣冗官千二百十四員毀佛寺四百餘僧尼歸俗

二十六萬五百皆委任德裕之效　因太后言　遂省畋獵絶横賜　賞高少逸鄭朗諫獵　以杜悰不肯選娼女相之　受趙歸真籙王哲諫坐貶　方士丹得疾相

崔珙見文宗武宗之始終皆德裕任之他相無書之功

李德裕相文宗事見前　武宗立自淮西召相首觀辨邪正專委任　力爭楊嗣復李珏之死詔言事者無得乞留中　諫請推誠　諫游獵許回紇易粟以待其變　回紇掠黨項　策奪公主敗回紇　諫從黠戛斯求安西北庭　料盧龍陳行秦必自生變　求去上曰大事皆未就豈得求去　助王討劉稹澤潞平　論敗兵三弊詔下軍宰相多不聞　監軍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

每軍官者為監使選勇為牙隊　置備邊庫從容裁決午漏下還第沛若無事時日元和用兵宰相或不休沐繼火　決策制勝威名獨重　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罷郡縣吏十二百多怨者　答孔子三千徒亦黨之問歐公朋黨論本之　深疾朋黨感憤切言　當國六年天下已平乞骸　沮白居易相柳公權以崔珙薦為翰林惡恩非自己出左遷之　襄陽水溢廢僧儒為太子太師　劉稹平後貶僧孺流宗閔以其為患五表上尊號胡氏謂其矜滿　秉政久狥憎愛人多怨上亦不悅　貶韋弘質言事相不應領錢穀　衆愈怒　宣宗立罷之餘見宣宗

陳夷行　李紳　相四年能以名位終並見文宗

李讓夷　廉介不妄交位雖顯劇儉約自將為世咨美上擇諫議謂夷讓可　德裕引相之

崔鉉 陳蹴踘角觝 荆南賓佐入朝三歲至相上夜名韋悰草制拜之外皆不知 與德裕不協罷

餘見

宣宗

杜悰 佑孫 父式方當佑相為駙應令 悰尚主式方移疾 選大臣子尚主皆稱疾惟悰以選五

鎮淮南不為武宗取倡女及良家女帝遂相之

淮南旱荒百姓漉漕渠遺米呼聖米食芡蒲實

皆盡悰表為祥 因獄數百千人 荒湎不能事

宣宗罷之 懿宗立乃授中人命効大臣 鎮荆

南詔斬秦匡謀討賊蠻害駭卒 大議論往往有

合然才不周用 出將入相厚自奉養未嘗薦引

幽隱佑之素風衰焉號禿角犀 不恤杜牧 始

詔為公主 杖朞舊制衰三年 弟慆泗州禦龐

勛見

懿宗

李回 宗室 强幹 所涖無不辦 上慮河朔相締
結德裕薦回宣慰明辨有膽氣 三鎮無不奉詔
櫜鞬郊迎兵興以來未有 説張
仲武與劉沔釋憾平澤潞歸拜相

鄭肅 學有根柢 博士疑議據經條答 文宗擇輔
東宮保護太子 朝廷謂肅臨義不奪有大臣
節武宗相之 與
李德裕同輔政 孫

仁規 仁表 皆豪與有文
仁表以門閥文
章自高曰天瑞有五色雲入瑞有鄭仁表
放縱陵藉人畏薄之 鄙劉鄴文鄴相貶死

諸臣
杜牧 佑孫 牧追咎長慶措置無術復失山東作罪
言以不當位而言罪也 上策莫如自治中策
莫如取魏 出東取重下策浪戰 回鶻潰入請武
宗遂取之 劉稹平略如其策 歷三州常廉史
職 中書知制誥 剛直有奇節不為齪齪小謹
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 疏真無右援者

從兄悰歷將相而牧困躓怏怏不平卒年五十夢書白駒又甑裂乃自誌墓焚所爲文章　詩情致豪邁號小杜　與李甘李敏中朱顗屬文與凡敏善而通古今善成敗甘等不及　顗牧相上下

幼病目母禁其學　賈餗謂足敵數百人　德裕貴盛數諫之　後謫袁州嘆門下愛我如顗吾無今日　常言訓注必敗文宗召爲咸陽尉聞難作辭疾歸

柳仲郢　公綽子　母韓臯女和熊膽丸以助勤　尚書二十四歲韓愈浴賞　爭禁卒射殺人免死　吏部時爲德裕條減冗官　諫望仙臺　尹京置權量　北司吏入粟違約殺而尸之　政號嚴明　不徇德裕折進士科時進士無受恩官者當調者持缺薄自閱擬　宣宗時尹河南尚寬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　鎮劍南殺大吏之貪䝿莫制者官下肅然　教授盤工劉習

鹽鐵場官曰自有本色官 每遷必烏集其第庭樹戟架皆滿者五日 德裕家無禄不振以其子為推官 正服色用簡素 父子更九鎮五 為京兆再為河南皆不奏瑞不度浮屠急於摘貪吏濟單弱非慶弔不詣宰相 嫁衣冠孤女不能自歸者 藏書必三本 仲郢手抄書皆楷小精真 四子

璞 學不營仕 著春秋三氏異同義 自漢武紀元為編年以大政大祥異隨著之 **珪** 與璧

繼 擢進士皆秀整而文 晚在杜悰幕不受積俸蕭佐謂其不能事父仲郢爭其誣人皆愧恨

璧 規正李瓚不法不聽拂衣去之 **玭** 見貽宗

盧鈞 嘗署李絳裴度幕 御史爭宋申錫獄知名給事中駁奏無私 華州三歲一易賜書 嶺南不取海舶珍 以清淨治 不許蕃華通婚閭郡肅一 周邮流放喪婚奉衆 南方服其德不

懲而化　華巒㪅干走闕請立祠　武宗時漢水害襄陽使鎮蔡堤障漢　繼劉禎貽義石雄兵先入鈞堂治堂上左右皆雄親卒自居甚安　發卒戍代北反攻城鈞諭之悔服逢明皆追斬之　繼劉鈞鎮宣武思亂者安然　以宿齒數外遷　宣宗名之不得相失望移病遨遊林墅令狐綯罷之　年八十元旦升降如儀音吐洪暢舉朝咨綯綯以為使相　居官有績　根仁恕至誠而施於事

位將相

沒無贏財

封敖　德裕名為翰林　屬辭敏贍不為奇澁語切理勝慰邊將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　鎮興元修斜谷道　平蓬果賊　為太常卿廷設九部樂宴私第　上高其才少行檢故不至宰相

劉沔　李栻巡邊稱其威略遂鎮河東　大破吐蕃迎大和公主歸　共討劉禎

李玨　數稱無逸篇諫受劉從諫大馬劉納白鷹以嘗議陳王貶　餘見前文宗

循吏　薛元賞　極言當受維州降　京兆杖殺惡少文身者三十餘　禁屯怙勢不少縱軍暴折戢

何易于　為益昌令方春代民挽刺史舡　焚榷茶詔　訟就廷遣三年獄無囚

藩鎮　魏博何重順　武宗諭之入朝或割地不從因使副鎮賜名弘敬　趣討劉稹不進師王宰収磁州始懼進戰

鎮冀王元逵　識禮法貢獻如職　武宗詔討劉稹即日就道拔邢州

盧龍史元忠　陳行泰殺之次符張絳又殺行泰張仲武求繫回鶻自效德裕以代鎮

張仲武　光朝子　屢破回鶻諸部　回鶻不敢犯五原塞自此遂衰　求勒石紀聖功德裕為作

銘碑宣宗初又破奚北部及山奚

澤潞劉從諫奢侈善貿易賈人獻金幣即署牙將使行賈所在暴橫獻馬上不納疑士良所沮憂被病死以從子稹嗣劉稹拒命德裕發諸鎮兵討斬之自悟至稹凡三世

二十六年

宣宗憲宗子幼時宮中以為不惠故宦官密謀定策立之即位罷德裕相敏中變會昌之政增置八寺復度僧尼七年孫樵上書言之復禁私度增州縣官受三洞法籙獨此不變會昌之政元年旱減膳徹樂出宮女縱鷹隼止營繕理京城獄書正觀政要於屏風正色

拱手讀之　焚香盥手讀大臣章疏　遣刺史必一
一訪問　詔州縣據貧富作差役簿有役據簿輪差
令韋澳纂諸州風土利害號處分語　補缺趙璘
請罷元會御宣政宰相以天下無事大禮不可罷上
曰近華州有賊閑中少雪皆朕之憂何謂無事　惜
章服賜睦州守牛叢紫遽曰且賜緋時以緋紫為榮
與宰相論元和循吏擢韋丹子寅為御史　謂頗
牧近在禁廷以畢誠鎮邠寧　抑宦官　敕使以餅黑鞭驛吏貞配

之問韋澳近日內侍權勢與澳令狐綯謀處之之策戌臣失律坐監軍李敬實犯鄭朗驕導配南牙

帖李行言名殿柱擢海州因獵問樵夫稱其性執擢李君奭

懷州因獵見醴泉百姓祈佛願留之不補盩工劉集梁新官定答

法杖脊一折十杖尻一折笞五右治道安史之亂河湟陷吐蕃至是

李琳復清水康季榮復原州張義又定瓜伊西甘

蘭鄯等十一州而河湟盡入於唐右武功上明察沈

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重愛民

物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人思詠號小太宗令狐綯每奏事

未嘗不汗沾衣范氏惜其以察
為明抉摘微細以驚服羣下

白敏中 武宗欲相居易德裕惡之言其老而薦敏中
為翰林 既相排德裕甚力 一反會昌之
政 自員外五年十三遷 薦令狐綯 黨項久
擾崔鉉議遣敏中鎮撫 破黨項九千餘帳遂鎮
邠寧 徙劒南五年 相懿宗病
不求退且遂諫臣曹鄴定謚醜

盧商 寠困以學自奮 蘇州以鹽法求羸民困商令
計口售鹽人便之貲反增 以勞為觀察判
度支代潞與杜悰同瞻
兵為相誤縱死罪罷

崔元式 鉉之叔 鎮義成 拜相
兼戸部尚書 以病罷

韋宗 侍御史以部獄不得實
改遷 為相以無功罷

馬植 文宗時安南都護文惟飾政清淨不煩 洞夷請賦相約來 武宗名自以譽望在諸公右德裕抑不與要官 相宣宗以交中尉馬元贄貶 三館學士不避行臺始植

周墀 長史學屬文高古 訓注以黨汙名士獨不能誣 最為天子欽膕 武宗立為江西觀察劾舉部刺史 剪捕據盜 戍彭蠡禁剽劫 鎮義成鞭宿將暴笞者一軍大治 為相言德裕重定元和實錄以廣父功請削新書諫王宰賂權倖求使相 駙馬韋讓求京兆不與安進者少衰 諫開邊罷河湟事 鄭顥言其以直言相直言免帝悟加檢校官

崔鉉 相武宗與德裕不協罷 宣宗名用之 遣劉潼諭降雞山盜而果州刺史王贄弘討滅之 善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參議論時語鄭楊段薛炙手可熱上題於扆 引魯為相上以尹河南曰

魯去矣事由卿否　出鎮淮南平宣州軍亂居九年教條一下無復汝民以順賴　鎮荆南龐勛避之自淮而北

崔龜從　三中賢良方正拔萃　明禮家沿革　言敬宗廟室不當稱孝弟　九宫列星不當為大祠　輟朝不當在訃至數日後　二品以上非經將相不宜輟朝　相再歲無可紀

令狐綯　父楚為憲宗山陵使風雨獨奉梓宮白敏中因宣宗問薦宰相器　知制誥　上問民間疾苦對金鏡書乞任賢　夜對燭盡金蓮炬送輔政十年　上問除官　曰有罪勿捨有缺勿補由是南北司如成火　僖宗時鎮淮南李湘詩屬龐勛儒緩不能用卒為所敗

弟緒　汝州佳政汝人刻石以紀當國固讓

子滈　招權賄號白衣宰相　納李係賂綯用為安南都護致南

詔之亂 妄言已解試進士及第 絢去後張雲興劉侊交疏劾之絢為訟究二人皆貶

魏謩 為中丞發杜中立奸賊權戚縮氣 辯戶部兼平章謂不宜雜錢穀乞專治戶部為相首乞建儲 自敬宗無敢言後朝議歸重 請却詹毗國象奏從河東節度李業 奏殺告主奴 議事上前 讜切無回畏 宣宗謂有祖風然卒以剛正為令狐綯所讒出鎮西川又見文宗

裴休 操守嚴正 兒時講讀終年不出 不食饋鹿曰後何以繼 為相請宰相各為時政記 令所在令長兼董漕至渭倉者百二十萬初漕四十萬而至者止十三萬 立稅茶十二法収山澤寶治悉歸鹽鐵 乞建太子罷 秉政五年後歷四鎮 不為皎察行 吏下畏信 能文章 書楷遒媚 醞藉 嗜浮屠不御酒肉演繹數萬言歌吹為樂當世嘲薄之

鄭明 為相以鄭言為諫官不與輔相爭得失從之 詳見文宗

崔慎由 字敬止 從之子 端厚有父風 為相與蕭鄴有隙 上餌丹渴躁欲赦無名慎由請立太子上怒鄴來是譖去之而引劉瑑 初仇士良使作廢文宗詔以死不敢承故子徜終除宦官

劉瑑 仁宗五世孫 諫武宗罷力士 宣宗始復閱龍裁處叢繁書詔數十捉筆遽成 作大中刑律統類 鎮宣武大饗却倡舞以壯士習擊刺不止夜行 上令擇日相之 非崔慎由甄別流品之說曰不循名責實使各稱職此王夷甫相晉病篤猶手疏陳政事 名節自將 議論處事於當乃止 未嘗以言色借貴近

夏侯孜 與瑑同政 堂吏署制仆孜懷中死數日孜亦罷 蠻犯蜀追責其無素備叙相懿

蔣伸 宣宗雅愛每見必咨天下得失 言涉賞易刖人有覬心亂由是生 弟偕補唐歷撰太宗實錄 三世修國史號蔣氏日歷

韋澳 貫之子 擢宏詞 方靜寡欲十年不肯調不謁高元裕曰恐無呈身御史 周墀入相曰願公無權 草詔事有不安遷延須見開陳可否尹京帝舅鄭光不輸賦逮繫之曰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 太后為輸乃免豪右斂迹 答去宦官曰就擇其有才智者與謀上謂下策 上欲以為戶部判使不肯曰不為宰相所知恐人謂他岐而得上出之鎮河陽曰非我遠卿 詔餙裝欲相之會帝崩之十道四方志為處分語

王宰 鎮河東破吐蕃

王式 有才畧 晉州賑饑 在安南南蠻引去詳見懿宗

石雄 自陳黑山烏嶺之功求一鎮終老 執政以李德裕所薦與神武統軍怏怏卒

孔溫裕 戣之子 討黨項連年無功切諫坐貶

孔溫業 戣弟子 求補外白敏中曰我輩須自檢點孔吏部不居朝廷矣

盧鈞 繼李業鎮河東以韋寅副雜虜遂安 杖安訴牙將

張潛 諫以審府羨餘為課績

徐商 有功五世孫 鎮河中綏定突厥殘種徙之山東凡千帳置備征庫紙鎧矢不能洞 鎮山南取材卒別為捕盜營捕山棚 相懿宗

鄭裔綽 肅子 峭直有父風 為諫議爭劉瞻被責未久不宜付廉察宣宗為追詔罷之 給事中與鄭公輿封還揚漢公拜同州制書不從賜宴又共白之漢公本以荊南貪財

李景讓 王播以淮南錢十萬市朝廷權求鹽鐵極論不可遂知名 母鄭不取墻陷錢 浙西軍謀變母欲杖景讓遂定 進御史大夫劾侍御史孫玉女監察御史盧損威肅當朝 上納羣臣名器中射取宰相景讓不得愧赧求去世謂除大夫百日而他官相者為辱臺 或諫廉潔無素儲曰兒曹詎餓死 清素門無雜賓 世稱清德者 號和樂經李公 斷騙石因李孫兒

李珏 鎮河陽罷橫賦 鎮淮南賑流民 詳見文宗

柳仲郢 尹河南尚寬 劍南尚嚴 執不與鹽工官 恤德裕後 詳見武宗

牛蔚　僧孺子　屢條切政　宣宗謂牛氏有子差慰人意　失權幸意　嘗鎮山南黄巢亂適山南吏民
叢　宰相請廣諫官宣宗曰張符趙璘牛叢爭迎　使朕聞所未聞三人足矣　為睦州上問怨宰相乎曰凡詔不由刺史縣令不任近臣宰相以是擢臣非嫌也　賜金紫曰刺史假緋即賜紫越等　素懦怯欲許南詔假道見天子
徽　僧孺孫　典選杜請謁　扶父病過蜀盜稱孝子　張濬伐太原引之不起濬果敗　請聽辛茂貞討揚恭復果有功　茂貞偃蹇勸勿討果敗　崔胤忌其政致仕歸樊川

李福　宗室　凡石嘗思薦之　上知黨項擾邊由邊帥利其羊馬殺奪之擇儒臣治邊遂鎮銀夏以善政聞　拜相擊蜀蠻敗貶　僖宗時　鎮山南團鄉兵王仙芝不敢入　召還相卒　上與周墀

言其父母四方餽不入門終始完潔

王鐸見僖宗

劉鄴少依德裕至令狐綯去位中德裕究世高其義附權倖人疑其媚劉瞻相懿宗追僖宗不及不臣黄巢見殺

趙隱父科約侍李絳不去同遇害隱廬墓十年闔門讀書不應辟名布衣與兄同耕不干姻宗以財官寖顯還家裼衣侍左右猶布衣時既輔政他宰相及百官升堂慶母懿宗誕日宴慈恩侍母以安輿臨觀百官拜恩於廷回班侍夫人起居後崔彦昭張濬當國皆踵其禮鎮浙西不與王郢衣粮至作亂掠二浙福建子光逢光裔光慉皆第進士歷臺省華劇

諸臣

王式 起子 因鄭注交守澄 宣宗時晉州飾郵傳器用畢給 大歉活數千人饑冠不敢入境以善最稱在安南罷歲賦 復容管歲貢外籍亦入獻 禽仇甫 鎮徐州盡殺亂軍

劉允章 為禮部請諸生登第並青衿介幘謁先師國子祭酒請羣臣輸光學錢治庠序宰相五萬節度四萬刺史萬 守東都汙巢賊偽官李谿不與尚書印更悔愧移檄起兵捍賊

康承訓 天德軍罷冗費市馬僇虜 黨項還俘與韋宙分鎮嶺南西道討南詔不利以大破賊告受賞韋宙白宰相罷之 龐勛亂淮南討之二歲乃平 路南韋保衛劾其逗撓貪虜獲貶之

杜慆 悰弟 龐勛圍泗州處士辛讜勸出家屬以身守曰吾出百口求生衆心搖矣讜悅與之共難賊將李圓遣百人封府庫殺之圓攻城戰退之晝夜於淮口援兵皆為圓所敗勢窮圓入城約

降惱又斬之　諭勉以祿山朱泚解圍去　餘見辛讜

鄭薰　端勁　宣歙清力自將驕將逐之　却官入用階請蔭子　杜悰擬判度支辭擬中丞又固辭

愛友糾族百口廩不充求外遷倖侍沮之　既老號所居隱岩稱七松處士

忠義　辛讜　雲京孫　學詩書重然諾　五十不肯仕慨然常有濟時意　龐勛攻杜慆泗州歸廣陵別妻子冒白刃從慆　城危甚夜踰進馳二千里求救於郭厚　又求宋淮南　求兵浙西　冒圍出入凡十二年卒全泗州　慆表授御史

癯短　少耕侍鬬牛折其角

文藝　薛逢　持論鯁切以謀略自標與劉瑑交忌瑑親近與相惡瑑當國出之　與楊收王鐸同牒署第忌收輔政訕之復見斥　鐸為相又訾之故卒不見齒　中外亦鄙其褊傲　子廷珪不仕全忠

事憲宗之政擢御史 太原盧鈞表為副 行邊三部六蕃信悅 永州遇赦斥供刺史付用得錢九十萬市粮 書判律并種樹治生法户給之 州負險難轉餉建常平倉備饑 罷冗員 闕 使民自輸賦免吏督 罷貢黍陵香 置社會錢探名先得者市牛 立學 約婚禮 禁擊鼓行盜 江西簡易 僖宗時南詔亂與高駢分鎮嶺南撫兵積備

藩鎮

魏博何弘敬 同武宗

鎮冀王元達 恭順 子紹鼎襲

紹鼎 淫湎貪暴未幾死 上以元達次子襲

紹懿 政簡易

盧龍張直方 仲武子 舉動不法畏變起以張允仲總留事而奔京師 性暴多殺好弋獵

洛陽飛鳥皆識之　眾以罪貶貧不能自存迎黄巢既而謀刼巢報天子為巢所屠　張允伸

繼鎮　上書乞討龐勛不許　上米五十萬斛鹽二萬斛佐用度　懿宗時以疾上節印

懿宗　事佛怠政　遊宴賜予所費不可勝計　以樂工李可及為左威將軍　淫刑　南詔寇安南幾十

年高駢平之邊帥相繼為虐復入寇　龐勛之亂起於桂林之戍黄巢之冦本於徐方之餘中國首尾疲於奔命唐室之亡宦者蠹於内南詔擾於外　裘甫亂浙東王式平之　龐勛反破徐宿州康承訓討之以朱邪赤心帥衆自隨　勛敗以赤心為節度賜姓名李國昌

克用之父

迎佛骨崩

相

杜審權 元穎弟元絳子 清重 久居翰林不漏禁中一語 在方鎮祖事有常處若對大賓 稱小杜

白敏中 病不求退逐諫臣謚醜 見相宣宗時

畢諴 失官為鹽估燃薪讀書母奪火為駕部沛然如處美官時謂倉駕曹為辱 當黨項擾邊在翰旅答邊事宣宗喜頗牧在禁署遂鎮邠寧諭降黨項 屯田省餉歲收三十萬 鎮河東冠不敢入為相以同列狗私不法稱病去位本傳稱獻妹麗結令狐綯求相後妹麗入後宮宣宗寵之尤長吏術倖養族

杜悰 中人楊公慶付官者請上監國奏請治當時大臣悰還之辱奉養 詳見相武宗

夏侯孜 嘗相宣宗 薦王式平裘甫 薦高駢鎮嶺南

楊收 素之後 神童 里人觀詩至壓敗其墻 毋約第進士乃食肉 識涔陽古鐘與安況論琴論玉五聲旋宫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 以兄未仕不舉進士 以兄外遷不肯内内補 兄弟監察御史 以詳禮舉段太常博士而弟嚴亦名為監察御史論祈常當藏於寺藏太僕非是 度支 懿宗杻之 南蠻數侵擾募士三萬教射拒之 既貴稍感滿 女嫁裴坦子 侈 與中尉楊玄价叙宗族得相 玄价干請不能盡從更短之凡五年罷 宣歙觀察惟受刺史俸 韋保衡劾其受贓 再貶端州不敢乘大舟趁官 詔賜死作書謝帝丐嚴死奉先人祀 嚴子涉子凝式

曹雄　遂儒術器識方重動循法度　相六年
諫用優人李可及　與畢諴俱有雅望

蕭寘　復之孫
史無傳

路岩　父羣性志純潔　親歿終身不食肉　文宗優
遇之循循謙飭　岩為相八年賂遺奢肆　號
先親何旁與韋保衡同當國勢動天下　共劾康
承訓助遂劉瞻　既而爭權復相惡　出鎮西川
都人懷瓦礫擲之　控扼捐循八國來　任親
吏邊戍卒坐貶死　自雀鉉幕為御史不出長安
十年
至退

韋保衡　尚主最有寵　再朞拜相浮淺恃恩　作蕭
遘逐楊收傾路岩入益畏之貶　于琮王
鐸　僖宗時怨家
發其陰罪貶死

高璩 元裕子 交游醜賊進取多蹊 相僅閱月學生超省郎省惟鄭顥以尚主璩以寵升

徐商 宣宗時討平湖南亂軍 鎮山南以盜多置捕盜將 鎮河中定突厥

于琮 落魄 尚宣宗主 保衡貶之 黄巢脅為相不從遇害

劉瞻 為相時帝以同昌公主死殺醫士二十餘人繫其親族諫官無肯言獨與京尹溫璋力諫再貶驩州莫不痛惜 其還入率錢為兒戲以迎瞻避之 再相三月卒 謙約 俸餘濟親舊窮窶無第舍

李頻 睦州人 與里人方干善 以詩求品於姚合後妻以女 武功令殺神策庫士 有六門堰者廞廢百五十年方歲饑發官廩庸民浚渠溉治遂大稔 懿宗擢侍御史守法不阿 建州以禮

法治下時盜賊相效建得頻獨安

隱逸　陸龜蒙　字魯望　元方七世孫　高放　通六經尤明春秋　一舉進士不中　從湖州刺史張搏　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拂衣去　居松江甫里多所論譔雖貧不少輟得書熟讀讎比朱墨不去手所藏雖小皆精可傳借書必為輯褫刊正　樂講學田數百畝多苦雨潦故常苦饑　身畚鍤　嗜茶置園顧渚山下自判品第　助其好者百里致水張受新為水說病酒不復飲　不交流俗雖造門不見　不乘馬　升舟束書茶竈釣具時謂江湖散人　天隨子甫里先生　以高士名不至　名拜拾遺已卒遠祖績自鬱林歸舟輕取石為重名當龜門

隱逸　魏博何弘敬　子全皥　平靡勍加平章　母喪願納節不許　年少好殺　衆叛推韓

君雄留後高殺全皡　自進淄凡三世四十二年

韓君雄

鎮冀王景崇　紹意病篤屬以禮鄰藩奉朝廷則家業不墜　助五師平龐勛　居喪哀親屬不得與政　斬巢賊使檄諸道發兵入關貢翰相踵　語及宗廟流涕

盧龍張允伸　勸儉下所安賴　未嘗有邊鄙虞　病上節印　軍中推張公素留後李茂勳襲之

李茂勳　本回鶻降張仲武　病表子可舉代

古今紀要卷十四